



愚伏別集
四

附錄
年譜
言行錄

共六

~ 16
2344
14



和18
2344
卷16-14

愚伏先生別集卷之六



附錄

年譜

天啓五年三年上先生年六十三歲○正月庚戌朔

親行壘闕賀禮入侍○乙卯進讀講學廳入侍書講

○戊午兼世子右副賓客○辛酉入侍書講

啓請臺諫有闕必於當日內為政差出王獄罪人勿

許保放蒙允

承世子令作冠禮圖以進

時世子冠禮有期以儀註繁錯令司鑰問於先生

先生乃逐節作圖以進



已巳會講講學廳宣醞賜衣材○庚午世子冠入侍○丙子冊封世子入侍○丁丑受賀頒赦入侍命進一階親受加資○二月辛巳初二上疏辭賞加不許
疏見文集批曰省劄具悉卿等教誨元子出於至誠予嘉歎久矣卿宜勿辭

甲申肅謝上劄乞遞本職不許

劄略曰臣逮事宣廟以從二品為都承旨者陞正二品則不敢仍在其職蓋以官職有序不得相撓越故也臣猥蒙恩渥不稱之爵已躋卿列今若仍據近密則是真為左右望之龍斷懇乞聖慈照依先朝故事特許遞免批曰以正二品為都承旨不無古規卿其

勿辭

三告加由又上劄辭不許

劄略曰三告遞職乃國家待臣僚之恒式而臣忝本職以來三告加由者前後凡三矣臣才非識務學非致用見事常遲慮事常踈辦事常拙尋常職務尚患難了喉舌重地豈容久據目今封典已完詔使將臨政院之任於是為重而首席尤須得人懇乞聖明曲賜憐察遞臣職名改畀可堪之人使接待王人之禮不至闕失而微臣亦得以免於罪戾則公私兩利千萬幸甚批曰省劄具悉卿懇宜勿辭察職

戊戌詣春宮參相見禮○已亥上劄乞遞不許

劉略曰近聞有黃天憲之子呈狀于法司斥臣姓名詬辱狼籍使臣有可辱之實則雖受此於禍寬博亦所甘心自反而審無此矣而遭此橫逆之口孟子之言曰此亦妄人也於禽獸又何難焉臣之服事此言亦已久矣豈於今日乃欲與此夫相難哉只以所處之位乃是近密之地被人踐踏如此而揚揚出入則不惟在臣道理不宜若是無耻法司之官其將謂臣何如耶伏乞 聖明特垂諒察遠臣職名上以嚴堂陛之尊下以安微臣之分不勝幸甚 批曰詬辱宰臣之罪自有當施之律無知妄人悖理之言何足與較卿其勿辭察職冥矣
三月壬子初四日八侍書講○戊午八侍書講○己巳上劄

乞辭職救護子病 命安心救護

時長胤翰林公患痘疾

丙子翰林化○四月戊寅朔棺斂訖○己卯成服

以繼體服斬衰

庚辰上疏乞解職載喪南歸 不許

疏略曰臣伏蒙 恩暇守視免疾而竟不能救此必臣福過罪大見怒於神天遭此慘痛之禍而莫之追也竊念臣之此喪在禮經為斬衰三年之服乃五服之最重者 國法雖無解官之文而晏然在職出入禁闥揚揚如無故之人亦人情之所不忍而求之天理決不當如此也禮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懇乞 聖

慈特垂憐察卽許遞解使臣得以載來南歸及時營葬
免爲不慈之父不勝幸甚 批曰省卿疏辭具悉卿至
懇鄭松竟至不救予甚嗟惜卿之乞解見任出於至情
不可不從但子來解職實非法例卿須勿更言抑其至
情以副予望

三告遞授副護軍患腰醫甚苦○丙申送來南歸
有祭文

五月除知樞移拜大司憲上劄辭 不許再劄 不許
出謝引避遞授知樞

時王堂劄劾大司憲南以恭 上大怒 命主論者朴
炆俞伯曾羅萬甲等皆補外餘皆遞差兩司論執累日

而未蒙 允先生謂不可終始堅執相議傳啓掌令辛
啓榮以遞傳未安引避先生不得已具由引避

哭鄭知事晬

有輓詞

六月己卯^{初三}詔使胡良輔賚 詔勅誥命至以替禮詣
慕華館入侍大禮

先生禮儀閒靜周旋中節在廷羣僚莫不從觀後有大
禮該曹輒以先生應選爲是任前後凡四

庚辰曉入賀班 扈詣南別宮○戊子餞 詔使扈詣慕
華館○辛卯以加土受由 命給馬及澆奠床○壬辰詣
會講 宣醞○拜大司憲三告加由上疏辭 不許○

戊申拜辭南歸上狀乞遞許之○拜議政府右叅贊上
狀辭不許○九月拜刑曹判書上疏乞解職專意於喪
葬之事許令葬後上來

疏略曰臣於秋初以先墓加土受由下來旋以疾病乞
遞未極趨限還朝其至情所在實欲空葬公子之喪
竊料天日之明或已默諒旌言意之外也數月以來
疾病之侵凌葬地之難得種種延違久未克襄今則前
距入土之期只有二旬餘日父子慈愛之情終天永訣
之際實不忍棄置徑去夫斬衰之喪送死之事乃是人
道之大經而苟且踈略不誠不信窮泉一閉不可追改
豈不為沒身之遺恨古人所謂公義私息迭為輕重者

得非如臣今日之謂乎伏望 聖慈特賜哀矜遞臣新
授職名使得安心自盡於情種之地免為人間不慈之
父卽是聖人使民不倍之一大政也豈不幸甚

十一月乙卯初十葬翰林公于檢湖之西辛酉初訖卽西
行○移拜大司憲○辛未入都 肅謝

啓請罷諸宮家汾海魚鹽之利請禁士大夫關節請囑
之弊請禁罪人以文字納招請勿給復內需奴皆一時
所建也 啓辭并見文集

丙寅天啓六年四年上先生年六十四歲○正月乙巳朔
入望 闕賀班詣 四殿問 安○辛亥合坐成均館科
諸生人日製○戊午合同論 啓運宮喪制

時 上遭私親喪欲服三年凡喪制一依 國葬例先
生率諸僚伏閣徹夜論 啓如請 殿下服降不杖期
請以綾原君為喪主請勿以金篆書銘旌請勿用殯宮
請勿五日成殯六日成服三十餘 啓皆出先生手引
經據禮口呼立就文不加點僚席咸歎服諸大夫皆藉
先生以為論啓辭略曰初終固極之中 許降三年之
服在廷臣僚莫不咨嗟感激欽仰 殿下抑情就禮舍
已從人之德出於尋常萬萬惟杖期一節未能釋然於
羣下之心繼而有與出繼有異綾原君不當為喪主之
教則又皆相顧驚駭莫知 聖意之所在昨日伏覩
聖教然後始知當初降服之變特出於為 慈殿所厭

而 宗統之重反有所不暇顧也此其輕重所在 聖
明萬無不知之理而但以厭於大宗則聖人不杖之制
截然而不可踰故姑以厭於 慈殿為辭欲權依父在
為母之禮猶不失為喪主而以杖即位也然則臣僚之
歎服欽仰於 殿下者乃為全不識 殿下之心而
殿下之注措施為自始至終無非獨任已見而初未有
舍已從人之意也嗚呼此豈平日所望於 殿下者哉
殿下既以支孫受命 慈殿入承大統為 宣祖後
矣而不用禮經所載萬古日星之制乃欲權依父在為
母之文以優其私情竊料 聖明內自忖度亦必知其
未安而猶未能遽捨者特為至情所牽耳不然則臣等

愚伏見易身者之六
之連日強聒於悲痛之中至於伏閣號顛夜以繼日者
當伏瀆擾之誅而前後 聖批未嘗有譴怒之意者必
以是非所在有不可威制也 殿下誠卽是心而求之
則翻然改圖去非卽是只在一轉移之間耳其謂綾原
出繼不可主此來者又是大段失言不厭人心處也為
後於義安者不能罷繼歸家主本親饋奠服本親三年
則為 宣廟之後為 宗廟社稷之主為四方萬民之
所戴而顧可以杖卽位於私親之來代行主人之事乎
果爾則先儒所謂厚祿所生薄於宗統見非當時取譏
百世者 殿下皆有所不免矣果爾則臣僚之稍有愛
君之心者孰敢承順意旨以遂 殿下非禮之禮哉雖

越月踰時不得請則死不敢退請亟 命綾原君為來
主自行不杖期之制凡事之嫌於 國葬者并皆寢罷
癸亥以不得言引避乞罷 不許

啓曰臣等之所論執於來禮者非止一二事而叫閤累
日無一得請 殿下之所欲為悉皆次第應節無一不
如意者臣等之不職固已多矣其中 自為來主以杖
卽位一節又是任情失禮之尤大者而昨朝所進 啓
辭至今不下漠無可否而踰制之服已成於內此前所
未有之事也臣等俱以無狀不得取信於 君父致有
如此過舉誠無顏面自立於諍臣之列請 命罷斥臣
等之職

甲子復引避自劾

始成服前一日禮判金尚容問成服雖退合司終不停論耶先生答謂當此沍寒自上露處已五日成服則恐難又退矣至是廷議譁然以為六日成服本非此容正禮退日之嫌有不暇顧而臺官不能以嚴辭拒之致令有司經先進服先生遂引咎乞罷略曰臺諫主一時公議故凡國家大事臺諫論執則該司不得舉行雖上教亦不敢從此是二百年來通行舊例可見祖宗列聖屈旌公議不敢自用之盛德也臣誠意淺薄不能感悟 聖衷失職之罪固已大矣至於十八日初昏禮曹判書金尚容在陳慰班中顧謂臣曰明日成服雖

退合司終不停論耶自上催八儀注故欲知之耳臣性本踈脫暗於見事錯料成服不可退日答曰此是聖上大段失禮之事本欲於今日達夜論執今聞自上有害塞之候醫官入診而不能酬答朝日之 啓又畱政院今已無可為矣時刻若至則勢須進服退日則恐未安云矣今聞廷議譁然皆以為退日之事小踰制之失大况六日成服本非此容正禮日期之退有不可恤而臺諫自失直截之風墜落舊規云此是不可破之正論聞之竦然使臣初無此答則該曹必不敢徑進儀注自上亦不得遽成謬禮今日誤事之罪臣實當之自今以後凡臺諫論執而該司舉行者亦必以今日藉

口是則臣之錯見非但成君父一時之失又將啓國
家無窮之弊必須身伏重誅然後舊防不毀而後弊不
生請命鑄削臣職以正其罪

乙丑再避得流

啓曰人君有非禮失義之舉則人臣死不敢從此古人
所謂從義而不從君者也凡在有司尚然况身居諍臣
之列以匡救為職者乎臣等今日自處之義惟有一箇
退字况在廷公議凜如秋霜今若抗顏則豈不為甚無
耻之人而聖明亦安用此臺諫為哉請亟命罷斥以
重公議既遞諫院以禮判金公與先生參論之

授同知中樞○二月乙亥初二上劄六條論喪禮

略曰臣誠迂腐無所肖似久叨言地罪積尸素頃值
國家有大變禮君父有大過舉而終不能隨事匡救
狼狽而遽上負陰眷下垂夙心中宵仰屋既悲且慚
仍念前日所爭非不直截而倉皇之際論辨不詳無以
開悟聖衷聖明亦於摧勸之中不能深究言者之
意以致言之愈苦而聽之愈藐此其上下之間皆未盡
道今請援引經義剖析羣言罄竭其愚陋之見而又慮
滾同說出指意不明謹做先賢奏劄畫一之規開列于
後以便省閱伏願聖明逐段深究求其言意之所在
或賜開納則非臣一身之私幸而已也抑臣於此深有所
所憂焉竊觀殿下近年以來舍己從人之德漸不如

初遭喪以後又為至情所蔽聽言之際顯有喜同惡異之心異於已者則雖元老大臣至誠惻怛之言外為優獎而實棄不用同於已者則雖荒雜無倫悖理妄作之言是其所論而許以謹直至於崔鳴吉一人之身也其所進兩句乃禮經之全文也是則皆是非則皆非而惡一句之異已則置之不省喜一句之同已則用之如不及崔劉有云喪從死者祭從生者初喪殯歛當用王子夫人之禮不報至是 命禮官具諸侯祭器 夫人君居

嵩高之位挾雷霆之威行之以喜同惡異之心則惟意所欲下莫敢忤豈不順適於已私而其奈莊士日遠諂言日至終至於喪邦何哉臣之所陳殆千百餘言而無

一句半句同於 殿下者固知無足取悅而適以疚

殿下之懷顧其縷縷不已者實出於閑邪弼違之誠惟

聖明勿以逆心而求諸非道幸甚幸甚六條文多不

盡載見文集

批曰觀卿劄辭知卿惓惓之誠條陳之

事據經引禮反覆論難足見專門禮學講之有素但其

中有不能無惑之處而予他日性好自棄未嘗學問令

遭訟禮正猶面墻漸赧悔恨其亦無及至於杖期一節

則予於宗統既有所厭大統之重不翅父在故勉從降

殺之請既已論以父在毋喪之禮則以杖即位有何失

乎今服已成中改為難此外所論當體念焉

丁丑拜大司憲上劄辭 不許三告加由引避疏 ○授副

護軍○丁酉 特旨除副提學上劄辭 不許三告加由
批曰省劄具悉卿懇卿須勿辭察職焉

三月上劄辭 不許

先是 啓運宮疾病李貴崔鳴吉推行朴知誠之論鼓
為丞三年之議先生與崔書痛辨之略云近聞高明議
禮之見又復中變私心甚以為憂蓋餘人雖或胡說亦
可任他如高明素負雅望方居重地朝廷有大禮必先
問於儒臣於此大頭腦處所見或差則異日之害有不
可勝言將使 君父取譏於百世而高明不免為首罪
矣然則其應在叔司連坐之科如鄙劣者亦安得默默
而不思所以胥匡乎請試陳其一二而明者擇之也禮

經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子夏傳曰何以期也不貳
斬也持重大宗者降其小宗也此數句已是大煞分明
於今日之事又是大煞襯貼而前日面論時見高明之
意以下文族人兩字為疑意其與今日事不相似此是
高明講禮之失未免於求詳而反略耳 聖上於 宣
廟固為親孫而未為正統則以支孫入承大統獨不可
謂之持重大宗乎若謂之持重大宗則不得不歷降於
私親也上年見朴君知誠之疏攘臂大言殆欲苟若無
人其一條以為小宗者繼禰之長子非謂禰廟為小宗
也大宗者繼先祖之長孫非謂祖廟為大宗也史皇孫
繼戾太子故謂之小宗昭帝繼武帝故謂之大宗今日

之事與此不同而論者但以致隆禘廟為小宗合大宗
似不知宗字之義云嗚呼此真司馬公所謂謂天下之
人皆不識文理也禮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又曰祖遷
祫上宗易祫下又曰尊祖故敬宗若此之類不一而是
稍通文理者孰不知宗子之為指主祭者耶然此字又
不可裝定說禮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
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此言何謂也公子
卽諸侯之子如大院君是也然則謂大院君為小宗其
有不可乎 聖上旣上繼 宣廟之大宗而又廟祫大
院君為考以承 宣廟之緒則獨非以小宗而合大宗
乎其謂史皇孫有所繼故為小宗大院君無所繼不得

謂之小宗者其迂曲牽強細瑣穿鑿亦已甚矣鄙意嘗
竊病之不意高明之見乃微與之相近也惟毋為異論
立赤幟則幸矣朴君又引禮經為君之父母期一條傳
語以為 主上為私親喪必三年之大証而難之者但
引註中合立應嗣位等語以爭之朴君乃謂子之祫父
寧論合立與不合立乎此言則固自是前日高明之意
亦以為然雖僕亦不敢不以為是也雖然有說焉特難
之者不得其言耳經文君字非始封之君則乃繼體之
適孫故得為其父母伸本服三年固也今 主上乃以
支孫入承大統為其所歷屈不得以本服喪之禮所謂
與尊者一體不敢服其私親者豈不截然明甚乎今以

期年定謂主上之服有過於厚無不及焉若更加一層則卽與適孫繼體全無差別非聖人制禮之本意也高明又欲於禮書中必得親孫為祖後者降其父母之語以為今日定制此又恐失之太固也天下之事變無窮曾子問一篇問答可謂纖悉委曲而猶有該括未盡者聖人雖睿知出衆亦安能一一預料百世後無窮之變而悉為之區處耶亦只得說出大綱使後之遇變禮者有所援據裁制以為泛應曲當之地故曰臯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今但以為人後者降其父母持重大宗者降其小宗等語論今日之禮則不待上下附列而無不合矣願高明勿生太疑也此是今日

論禮劈初頭處此處過則無處不過矣朴君所謂必三年則祭必自主者誰得以禦之耶到此則高明亦悔之無及須細入消詳甚善崔不從至是上劄斥先生仍摘先生劄中一款踈漏處謂任意刪減以附已說先生不自安既三告不得請則又陳劄乞免略曰臣之所以不安在職者疾病之外更有一節臣頃見崔鳴吉劄中反復攻臣謂臣在 啓劄之中援引經傳而任意刪減以附已說沒其主意而資其取證云噫鳴吉豈誣臣者哉但其所以論臣者未免為濫文耳臣在伏閣忽遽之中方論尊祖之義甚嚴則但引自義率祖之文論殯歛踰制之失則但引尸服以士之文論喪不可不降之

義則但引持重大宗降其小宗之文乃其語勢當然不
欲枝其辭以晦其義非故為截去以沒聖賢主意以瞞
君父也其後上劄時所引禮經為人後條下小註之
文則臣實錯誤亦其平日失在照勘記得如此而草劄
之日家藏禮經又為士友所借去未及考檢遂脫所後
父早卒之文謂之率爾則罪不敢辭亦非故為截去也
然通典所載劉寶之言曰為人後者或為子或為孫故
經但稱為人後而不列所後者名以此觀之則古人亦
有如此觀者矣嗚呼作偽心勞士夫之深耻不直欺君
臣子之大罪而以此疑之不亦冤乎雖然鳴吉之知臣
淺耳今雖見疑亦不深恨但念臣以無狀受知於君

父有年而一朝以文飭欺固見疑則後雖有引經陳善
之言亦無以取信此為可痛耳至其所論密禮從橫萬
餘言力主密必三年祭必自主之說此事是非自有舉
國已定之公論非臣一人所當每每爭辨有如角勝之
為者况人方攻我我又非人則雖出公心人必不信而
如此展轉只足以疚 殿下之懷且念歷降之義 聖
見已定雖有異議必無眩惑之患何敢以已陳之芻狗
復為啾啾乎惟是被入峻訶理難晏然不得不冒死瀆
撓懇乞 聖慈曲賜陶鑄即許鑄改以安愚分不勝大
幸 批曰省劄具悉卿其勿辭今後凡劄陳之事詳察
為之○時崔劄既出大臣以下皆不安其位李公潤兩

在玉堂欲上劄論辨而不知所以下語請先生代構先生謂此是朝家大議論不可恕也遂構一劄逐段論破以示之略曰臣等伏見完城君崔鳴吉劄子力主三年之議乃為親則長孫之說以文之而終則曰為宗統所廢出柩何經其言可謂肆矣聖上旌大院君固為長子而柩宣廟則為庶孫而非長孫也據臨海旣死光海罪廢之後而言則大院君旌次為長而自本初天倫而言則衆子而非長子矣子夏傳曰有適子者無適孫夫適孫之當為祖後在所不疑而適子在則皆為庶孫必適子凶然後謂之適孫其義嚴矣今乃謂自今日言則大院君為長子而殿下為長孫不亦謬乎禮公

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縗緣旣葬而除之子夏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耶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疏謂子亦不敢服者謂君之正統也此非所謂廢柩宗統乎以此而言則殿下旣承宣廟之統而別宮之喪宣廟之所不服則宣廟雖不在而尚有餘尊之廢殿下之不得三年亦甚明矣彼以三年為斷者不亦誤乎禮曰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鄭玄註祖不廢孫故也彼以此文為主上三年之大証而曰宣廟在亦當不降嗚呼真可謂知其一未知其二矣度蔚之言曰此謂允庶子故鄭玄謂祖不廢孫耳非謂承祖之重而可謂伸其私服也以此而言則承祖之重者雖父

服亦不得伸矣彼謂前日之稱考是則今日之降服非者不亦誤乎禮曰天子建國諸侯棄宗此謂天子封建諸侯惟其賢有功以漢而言則蕭何曹參未必長子故謂之棄宗耳非今日之謂也彼謂殿下有不世之功雖非長子猶當棄宗況長子乎是欲使殿下既承宣廟之大統而又為宗子於大院君豈不為二尊之歸乎必欲如此則無寧以大院君直入宗廟如李義吉之說然後方為一統無二尊之譏矣彼亦知此說之得罪於公議故乃為別廟之論其言不幾於首尾衡斷而自相矛盾乎其曰無論當立不當立為父之父母則一也寧有庶孫承重而不得父其父乎云者以父子之常

情言之則固也以禮制之變節言之則亦有所不然者賀循之論廢疾不立之父祖有曰雖不立位在嫡正父之所繼已之所承故為三年令大院君為宣祖之支子則何可比之於繼體之嫡子而不降乎其曰合司所謂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乃指始受命之君云者不知何所祖述而云耶王莽文飾經術移漢九廟者之言合司必不肯取以為證斯言亦甚矣合司之論臣等亦未知有何來歷而以事理推之則苟非始受命之君則豈有子為天子諸侯而其父為士者乎若以大宗無後而支子入承者言之則自有降殺之禮不得自伸於本親也明矣范宣之答蔣萬圭意在於次孫

當持重則與今日當行三年之說自相不干而謂之分
明畫出今日事其他叔世之禮不足為後世之折衷者
悉皆援引立證亦可見其論駁而不精矣竊想 聖明
非必有惑志在彼而猶令廟堂回啓蓋欲令是非明白
不厭熟講而大臣只說大約不欲深較臣等區區褊淺
之見猶有所未安不敢嘿嘿伏願 聖明垂察焉

三告遞授副護軍上劄請徐議園號

時 上命擬定 別宮園號先生謂此舉本不妥當况
大院君墓無名號而別宮之葬先立殊稱尤似未安乃
上劄論之略曰近日 聖敎率皆過於嚴峻其間或有
不誠之言發於不平之心者如頃日勿令百官來參之

敎是也竊料 聖上之抑情從禮本出於勉強而非
其所欲平居必有鬱鬱不樂之懷而左右便近之人不
識禮制或未必不為外廷薄視私衷之說遂致上下疑
阻情意不孚嗚呼此豈天地交泰朝著和平之福哉外
廷百僚孰非 殿下之臣子而故欲薄於 殿下之所
生乎人同秉彝斷無此理伏願 聖明虛心察理捐去
留滯常令會次寬平無一毫愆忿之私凡有措施開心
見誠可否相濟則和衷之慶 國家有賴而其於 殿
下寧神養性調保氣體之道亦大有益豈不幸甚 批
曰省劄具悉予豈有溺於便近之說動撓已定之心哉
卿言似乎不識寡昧者也且園號兩處欲為通稱今更

息之似為苟且各有名稱俾無苟簡劄辭當留念焉

四月訪旅軒張公于漢江○戊戌時六魚知義禁府事○

五月乙巳朔四兼同知 經筵甲寅以輪差官進太學課

試○戊午扈出郊外哭辭 別宮發引以雲劔入侍○六

月甲戌朔三 引見入侍○甲申 詔使入京以贊禮入

侍

時 皇長子生翰林院編修姜曰廣工科給事中王夢

尹貴 詔出來

乙酉朝入賀班夕以宗宰詣南別宮○丙戌朝以百官呈

文事詣南別宮夕以宗宰詣 闕

時遼民遍西路將至生變 皇朝已有刷還指揮而毛

都督不即奉行百官呈文 詔使備陳曲折且請以本

國形勢明白敷奏於 朝廷文即先生所草

丁亥以陪遊宰臣泛漢江

有次正使韻三律次副使韻二律

戊子陪 世子詣南別宮○己丑以宗宰詣 闕○庚寅

隨遊楊花渡蟹頭

有次正使韻二律次副使韻二絕

壬辰 詔使歸扈詣慕華館○甲午拜大司憲○閏六月

丁未上劄論 君德及時務

劄略曰 殿下之憂勤願治四年于茲而治具之漸張

者未見其日進而但見其日退當 殿下撥亂反正之

初革舊鼎新之日臣民之所以鼓舞奮動斬墜在殿下者如何 殿下之所以淬礪奮發而自期待者如何而今日之所成就乃止於此不惟臣等為 殿下惜之竊想閒燕無事之頃中夜不寐之時必有穆然澹息慨然長吁而不勝其憂懼者矣惟其鼓你振發之機係於殿下之一心故敢以誠之一字為今日應病之藥周子所謂正其本萬事理朱子所謂正其本者雖若迂緩而實易為力者皆此意也伏願 殿下留神澄省焉批曰省劄具悉浚嘉卿等愛君憂國之忠劄辭俱是格言至論予敢不惕念而思改裁近回哀疚不接賢士已閱半載闕失之日積良以此也

庚戌朝八侍

引見夕引避遞授副護軍

時慶尚監司元鐔杖殺李有道禮安士子輩通文布告道內李弘重者以首倡被逮先生貽書於延平有云禮安士子輩無知妄作做此無前大錯固為有罪若論以驅逐方伯則非其本情李弘重但以死者八寸孫之故強名之曰首倡非實有首倡之事也延平大怒於榻前面斥先生語甚醜先生具由引避○有一絕書臺廳夾板云供職旬餘五引嫌涓埃無補鬢絲添多情最憶仙遊洞枕石何時漱玉簾自註仙遊洞在聞慶曦陽山之西南泉石絕勝常欲置一精舍

壬子八侍

引見○七月甲戌

初四日詣

延請請從權制

聖意甚牢不久停啓

啓略曰禮曰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唯
衰麻在身此則欲全衰老之人也又曰有病則飲酒食
肉毀瘠為病君子不為也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此
則欲全疾病之人也聖人之教人自盡於親喪極其至
矣而必立此訓使之自全軀命毋陷於滅性之罪夫豈
非禮非義聖人言之哉竊念 聖明氣血焦傷直自去
冬侍疾之初蓋不待遑遑哭擗之日而舉國臣民已為
聖明憂之矣臣等於登對之際竊仰 天顏則玉色
萎黹不但涿墨而已而其扶持至今者特神明佑之耳
不亦危乎 殿下縱欲自盡於親喪而不暇為身計獨

不念 宗廟社稷之重乎獨不念 慈殿惟疾之憂之
心乎抑古人之言曰人子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矣臣
等未知 啓運宮之靈見 殿下如此而自安於冥冥
之中乎况今國事之可憂者有急於俯仰呼吸之間此
豈 殿下哭泣柴毀專意家喪之日乎請涿患大孝所
在勉從權制以為勝喪之計

丁亥上疏請受由焚黃 許之
正言崔惠吉以先生劄中論殺人一款乃為李有道地
欲論啓諸僚皆不可惠吉獨避嫌斥之 上特出惠吉
于外先生不自安為乞退計

戊子拜大司憲三告加由上劄辭 不許

劄略曰頃日憲府之劄實出臣手區區愚忠但欲聖明之德一出在誠施諸政事者終始無替而已更無一毫私思雜念在之間也不料人之見之者不察作者本意認為用盡機關托公售私之語若如其說則臣為文飾姦言欺誑同僚上及君父其罪不容誅矣然非臣本情也此必臣之平日言不忠信無以見信在人以致生疑在所不疑自反而已何敢尤人士夫持身惟以廉耻為重政使臣本無疾病彈墨未乾決無就職之理懇乞聖慈察臣狼狽特許滌改批曰卿無所失勿辭察職

丙申進武科殿試○八月庚子朔三告遽○辛丑拜副

提學○癸卯書講八侍○丙辰八侍○丁巳以廷試讀卷

官詣闕

取趙綱等四人

戊子詣闕科次關西士子製述○丙寅拜大司憲

特別試殿試場屋不嚴考官子弟違限製呈亦得參

榜國言籍籍先生啓請罪諸考官并罷一榜仍請選

擇考官日沒即罷場以為一代之制人快之啓辭見

文集

九月癸酉初四扈詣園所患霍亂昇還三告加由上劄辭不許○已丑引避遞授副護軍

正言金光燦以罷榜事語侵玉堂曲為之說以遞之見

者無不恠之避辭逸

十月辛丑初二除同知中樞兼同知 經筵丙午書講入侍○壬子書講入侍○乙卯 春官朝講入侍○己未書講入侍○十一月庚午朔拜大司憲上劄辭 不許三告遞授副護軍○甲午拜副提學呈告 不受 命內醫者病給相當藥上劄陳情乞遞 不許

劄見文集

十二月 東朝遣宮官來問疾○次胤秀才公在鄉家天先生連恣兩胤眼前更無他子弟人所不堪處而以理自遣處之怡然人皆歎服云

丁卯天啓七年今五年上 先生年六十五歲○正月己巳朔

八璽 闕賀班詣 四殿問 安○癸酉上疏乞解職歸葬凶子 優批不許

疏略曰臣嗣息不繁只有二子而二年之間相繼夭逝人家孰無禮患而慘酷之甚未有臣比臣於上年秋以焚黃受由而旋曰疾病纏綿繼以西報繹騷不得成行今願因此所受 恩暇而歸得於復土之日與你終天之訣乃是父子之間真切之至情也懇乞 聖慈矜臣痛迫之情 特命遞解臣職使得安心下去以遂私懇不勝幸甚 批曰觀卿疏章不覺驚愕噫天道之不均何至於此哉且書曰官不必備惟其人卿所帶論思之任決難輕遞宜勿控辭赴卽往來以副予意 仍傳曰

給由馬又備忘記云觀鄭某疏章則極為矜惻其令本
官葬需題給一以示優待儒臣之意一以救貧窘不能
辦喪之患

甲戌詣闕課湖堂別製○壬午扈詣魂宮行祥除
禮○甲申辭朝○戊子到清州聞虜騎犯邊還向京城
○庚寅到水原聞有號召使之命○壬辰朝詣闕肅
拜引見夕又引見

是日世子分朝南下

癸巳以號召使辭朝宿良才

翌日大駕發向江都李公潤雨姜公大進朴公瑛以
從事隨

二月庚子三到尚州通諭道內召募兵糧與方伯金公
時讓會○辛丑到善山與號召使旅軒張公會○乙巳回
到玉成上狀論事

狀并見文集

丙午始到家哭次胤叅還宿玉成○辛亥巡咸昌○癸丑
巡龍宮○甲寅巡醴泉上狀論事○丁巳巡安東○甲子
回到龍宮上狀論事○二月己巳到尚州上狀論事○
乙亥祇受賊退罷兵有旨上狀論事

先生既傳檄道內且親巡列邑以鼓舞之旬月之間遠
近響應與張號召協議閱兵調糧分為三運將陸續前
進赴援于漢江防守處屬朝廷和議已決賊遂退令

罷兵歸農

已卯西行宿咸昌上狀論事○庚辰宿聞慶曦陽寺祇受
有旨停行回到咸昌上狀論事

以有 旨中有更觀賊勢聚會待變之語故也

辛卯到尚州祇受 召命上狀論事○乙未脫長胤斬服
即日登程○四月癸卯到江都復命

擬上劄請誅姜弘立僚議不一未果

丙午 大駕發江都 扈到通津○丁未扈到陽川○戊
申扈還京城陪 祭于 宗廟詣 闕問 安○乙卯
引見八侍○五月丙寅朔上劄論事

時校理趙綱疏入累日而不報大臣又有獻議而不省

先生乃率同僚上劄曰人主之德莫大於聽言而莫小
於自用趙綱之疏其剛直不撓之氣宜在所獎而置之
不報至於 私廟魂宮祇迎一節大臣所言無不可從
而詢而棄之如小各司草記者然若是則獨運萬機足
矣安用大臣甚諫為哉太平無事之時猶不可肆然自
用况此危急存亡決於呼吸之日乎云云 批曰省劄
具悉愛君之誠劄辭當留念焉

又上劄論時務

略曰自古人君遇非常之變者必立非常之志定非常
之計然後能興衰撥亂轉禍為福以卒建非常之業苟
或志不先立計不素定因循頽墮不能自強則終亦必

亾而已豈不大可懼哉但茲戎虜之禍尙忍言哉邊疆
失守列城瓦解西土生靈剪為魚肉至使 君父蒙塵
廟社播越今日旋還亦燕雀之處堂耳嗚呼其危矣
然而虜退之後已踰一月而恬嬉寂寥未聞有非常舉
措可以慰悅中外神人之望激動忠臣義士之氣者而
殿下之罕接臣隣如舊殿聞直言如舊一功舉措皆
與平日無異臣等甚惑焉古人云多難興邦殷憂啓聖
此正 殿下生在憂患之秋也誠能日夜淬礪毅然發
奮不以一毫宴安玩愒之心參錯在其間則 殿下之
志立矣將不可不選兵不可不鍊糧餉不可不峙器械
不可不精縱不能提兵深入掃穴犁庭他日虜來亦可

以堅守而擊却之不至如前日之束手無策衛為狄所
滅文公野處漕邑凡有幾年而卒致革車三百棗駟牝
三千而狄不敢再窺越王句踐棲於會稽臣妾於吳而
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卒成沼吳之功以雪其耻此是甚
麼精神甚麼筋骨而能致此乎觀其衣用大布冠用大
帛嘗膽於坐執蛙於道則二君者堅苦刻厲之心蓋未
嘗一息弛也往日之事固已不可勝悔而言之亦無及
矣然猶有可諉者 殿下之所以屈已忍辱者豈不以
小屈息所以大伸暫辱息所以久榮乎苟不在此時致
孜孜矻矻不遑寢息以為自強之策他日賊來無以待之
則 君臣上下不免於淪胥以亾雖幸而不亾其屈辱

之甚將有十倍於他日者而天下後世皆將以 殿下
為偷安苟活之主而已豈不痛哉伏願 殿下豎立此
志終始靡懈如寄足於百尺竿頭如托身於風濤漏船
之上毋徂於目前之小安而忘日後之憂毋徇於文為
之細節而忽遠大之慮云云 批曰省劄具悉深嘉卿
等憂國之忠劄陳之事無非格言嘉謀予雖無似敢不
惕念而議處哉

庚午扈 駕迎 慈殿于城外詣 闕問 安○辛未
引見八侍○壬申吏曹 啓差胡太監接伴使 特命改
之 蓋不欲以使事勞之也

丙子拜大司憲引避遞授同樞上劄辭 不許
劄見文集 批曰省劄具悉卿懇此非辭退之時須勿
控辭調理察職仍 傳曰觀此劄辭兵曹不無所失當
該堂上卽廳并推考憲長遞後三日始授西樞故也
庚寅拜副提學○六月丙午十一上劄論時務

劄略曰 主已辱矣 宗社將墜矣民生困而兵不可
調矣財力竭而糧不可峙矣朝夕虜來而無以待之矣
正使大小臣隣奔走竭力汲汲遑遑如救焚拯溺之為
尚恐無救於淪亾而奈何一時氣象舒緩寬縱泄沓悠
泛略與平日無異至使敵人之來覬者發燕雀處堂之
譏嗚呼痛哉意者天之將喪我邦而棄之魄乎不然何

其舉一世之人而靡括不愚耶臣聞天下萬事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此乃聖賢之明訓而事理之必然者也竊聞殿下之所以修德立政者一年怠在一年聖敬常歛在日躋志氣漸流在宴安式至于今雖新經大亂備嘗艱苦而猶不能慄慄危懼如成湯懲桀後患如周成秉心塞淵如衛文施為命令之間率循故常殊未有喫苦茹痛奮發更始之意天下大本之所在不立如此則臣工之情竊庶事之墮廢日趨在危亡之域者其故可知也又曰臺諫者人主之耳目而朝廷之紀綱也城門開而言路閉前宋之所以亡也今者賊猶在境戒嚴未解而一言忤旨峻批輒下是則城門未開而言路

猶閉矣又曰欲外攘則內修當先欲治兵則積餉為急今日之務有大於此者乎臣等之請以內需之入付之度支者誠出在不得已之大計而殿下顧以祖宗舊規難在輕議此是安常守故之見已非興衰撥亂之道而下而至於魚鹽收稅蘆田設屯等事終始持難未有以大服人心臣等未知無兵無食國不能存則其所聚有不為大盜積乎又曰竊料殿下未必不以羈縻為一毫可恃而幸賊之或不來耳若然則豈不為千慮之一失乎王恢燕人之習胡事者其言曰匈奴和親不過數歲即復倍約其他晉宋前車之轍尤為較然可戒也子朱子之言曰沮國家恢復之大計壞邊陲備禦之

常規者皆講和之說也蓋謂人心有恃而緩在自治也
豈不大可懼哉宋太祖發內帑之錢以為軍餉而曰以
此易胡人之首其時契丹之猖獗國事之危急萬萬不
如今日而乃能輕舍私藏以徇軍用而近日施措乃有
愧焉臣等竊為殿下惜之又曰今二路靡爛萬姓魚
肉馭冠哭臨之禮雖不可舉而緣先祖聞樂不樂之
心享祀之時姑毋用樂賊平而復常恐亦無歉於奉先
惻怛之誠而祖宗陟降之靈亦必安於此而不樂於
豐豫矣又曰興慶遷葬之事出於誠孝之至情但念
大院君衣冠之卽安於此歲月已多初無水土崩圯
聖人之所以盡孝於親者初不在儀文之末而利民人

安社稷以求國祚於無窮乃為真大孝也伏願殿下
姑先專意一力於修攘之計徐待數年之後賊退民安
時和歲豐而議此禮則幽明之間兩無所歉而四方聞
之咸曰我殿下之心急於刷恥雖至情所在亦皆停
寢云則其於感發人心鼓動義氣之效為益豈不大哉
又曰往日之事尚忍言哉以百年禮義之國堂堂千乘
之君而下與戎虜要盟正使此虜終始帖然已為難雪
之耻况其溪壑難盈學隙易生萬無帖然之理乎傳曰
有耻而後能知憤知憤而後能自強自強而後能行其
政令保其國家以今日人謀事力決無重恢之望而所
聖者惟天道助順耳豈不甚難而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殿下之所以懋修德政以享天心者其可有一毫之
怠忽乎願自今每發一號作一事必先自思曰是可以
合天心否乎合則行之否則寢之事事如此日日如此
則高高在上日監在茲者寧不默佑於冥冥之中乎又
曰殿下於臣僚之進言每為優獎之語以答之而夷
考施措之間則終未有翕受敷施之實臣僚之進言於
殿下者本欲其底行可績而有涓埃之報耳豈望其
一字一句廢羨之榮而已哉聖人所謂悅而不繹從而
不改吾末如之何甚可憂也惟言不可用則勿苟為廢
羨苟其可用則必見諸行事君道幸甚國事幸甚批
曰卿等俱以論思之官屢陳至論欲以格非補闕可謂

能盡其職予實嘉之噫言路之杜塞私意之橫流予豈
樂於心哉誠以言有公私所見亦有過不及予恐不塞
不流不矯不改故有時乎言其是非也至於遷葬一事
予亦知其非時而非但吉年甚難儀物已備小無更用
民力之事故欲為及時移葬心實不安也劄內所陳無
非予切實之病予雖寡昧當服膺勿失以副卿等之誠
焉

丁未拜大司憲○丁巳 引見入侍○七月乙亥十一引
避遞授同樞○哭西平韓公喪

有挽詞二律

乙酉拜副提學庚寅上疏乞解職浴椒焚黃 不許使卽

往還○癸巳以 庭試讀卷官詣闕

取林得悅等七人

八月乙未朔二辭 朝○甲辰到安東椒井一再浴氣不
耐回鳳山寺留調○甲寅歸家上狀乞遞 令調理上
來○行焚黃祭于墓告廟改題○九月拜大司憲上狀辭
○十月聞李仁居叛赴難○移拜右叅贊 召庚戌_{叶十七}
八都肅拜○壬子兼同知 經遙右賓客○癸亥拜副提
學○十一月甲子朔八侍書講

上引先生慰諭且教曰卿之聲氣殊不如前時豈累經
喪禍而眩須勿為無益之痛云云

丁卯八侍書講

時將進講中庸月沙李公以為序文朱子名字在上
前不當諱先生引伊川先生人主過尊驕生之語以喻
之且云自上亦當尊師之非如本朝儒先之比至上
前亦相爭辨及講先生竟諱之上亦諱之○答宋浚
吉書云向來 遙中講子路問強章曰 顧問對以兩
南民俗實狀無一毫溢美溢惡而湖人大生嗔恚至欲
上疏訟究其通文中所言皆是構虛無一句實語不圖
湖習之至此極可歎也幸湖中有識之人痛止不上非
生之幸乃渠等之幸也

辛未 皇帝崩八班舉哀○癸酉呈告 命還出給三告
加由○丙戌 召對八侍○十二月戊戌_{初五} 召對八

侍○庚子入侍朝講○壬寅以 殿講試官詣 闕○甲辰 召對入侍庚戌 召對入侍癸丑 召對入侍 宣醞○已未製進 東宮嘉禮 教書

愚伏先生別集卷之六

愚伏先生別集卷之七

附錄

年譜

戊辰

毅宗烈皇帝崇禎元年六年上 先生年六十六歲

○正月癸亥朔入望 闕賀班仍問 安于 四殿○答權仲明書論浚衣

浚衣之制寒岡說未及見不敢相質惟久庵說久已得見亦不能盡記然心中竊嘗疑之今請略論只恨不得起九原人相與評訂耳所謂衣取便身不必盡拘禮經云者乃曰劉說而推廣之而至於裂去布幅取足腰圍則其果在自是甚矣幅廣二尺二寸而衣身四幅兩邊

各除二寸以爲縫削之用則腰圍恰成七尺二寸矣裳
十二幅狹頭各八寸廣頭各一尺四寸而兩邊各除一
寸以爲縫削之用則腰圍亦七尺二寸下齊一丈四尺
四寸玉藻所謂縫齊倍要澣衣所謂要縫半下皆謂此
而互備之耳玉藻又曰澣衣三祛蓋袖口圍二尺四寸
三倍其數則亦成七尺二寸此所謂三祛也其裁縫度
數井井鑿鑿不可增減分寸而久庵只取便身任意裁
減又病其三祛二字不可攻破則乃曰方領之形有似
袖口并左右袖口爲三祛其牽強迂曲殆不成說話矣
且天下雖有胖大之人其腰必不能七尺二寸若取便
身則天下之人皆將裂去幅廣而後可若然則聖人何

苦必爲二尺二寸之度費盡紡績之工布帛之縷以成
天下空棄不用之物乎其不然明矣惟所論方領之說
鄙見亦與相符而但立異於朱夫子之說終覺不安故
不敢立說而惟久庵敢之耳今既問及不敢不直陳所
見然亦非臆說乃溫公說也禮曰曲袷如矩以應方詳
味其文則乃是其制本方似非既交自方之謂也鄭註
云如今小兒衣領語益分明且今之裘服卽是古制而
其辟領與袷皆方安知古者衣領本皆如此耶其領既
方又無左右襟則其勢必不得兩襟相掩必牽引之然
後方及掖下非徒領勢微斜不能如矩衣裳亦皆後廣
而前狹寬急不均竊意當兩袷相對直下令前後方正

無牽引拘急之患禮所謂衽當旁者謂衽之兩旁相當非謂衽在身傍其繹續衽鈎邊雖似太巧勝古人之制巧處亦多如棺束之衽質殺之綴旁豈不巧乎恐不可以此廢其說也寒岡之說雖未及見然似聞衣裳共十二幅此則白雲吳興瓊山之說而淺見則猶頗疑之若蒙示及全文則當為卒業而或有以反復之耳

乙丑竹山人黃縉等上變宿 闕門外○書急難圖後○
丁卯拜大司憲夕承 命趨 謝引避而退

柳孝立等謀叛將以初四日犯 闕三日月夕變始上上下下震驚鞠逆方急大司憲李弘胄大司諫趙翼以趨不請拿柳認見遞先生代為憲長延平乃上劄言柳認

不過一接逆賊許道之人而臺諫以不即請拿見遞前日三司以臣欲問金格之劄反攻為病風狂易而終不見遞不可與不問金格之三司共戴一天云云蓋延平請問金格之時斥三司以臣子不忍聞之說先生在玉堂處置兩司劄有云李貴非病風狂易而發此無倫之故也先生乃引避請遞 不許 啓辭見文集

戊辰 命招叅鞫上劄辭 不許

劄見文集 批曰情外之言不必相較須勿控辭速出行公

再劄 不許引避退待夕就職叅鞫

劄見文集 批曰子意昨已諭之須勿固辭速出仕

仍下備忘記曰此時兩司長官不可以情外之斥退
在大司憲鄭某命招使之參鞫先生又以昨未趨召
辭批曰此非循例辭退之時勿辭速為參鞫仍啓
曰雖蒙上教公議至嚴不敢不退待物議處置後始
就職

庚午 引見入侍參鞫

參鞫凡數十日

辛巳參合司啓

仁城君珙與逆徒連謀狼籍於諸賊之招合司請以義
斷

引見入侍辛卯上劄乞遽 不許

劄辭見逸

遣內醫者病 上疏辭勲 不許

故事參鞫諸宰俱有勲勳之例先生亦參勲籍卽上疏
辭 批曰省疏具悉至懇今此錄勲實是舊例卿勿控
辭安心察職○後自本府發論竟得請

二月丙申引避遞授副護軍○丙午拜知樞○丁巳製進
迎 登極 詔教書○戊午 親迎 登極詔以替禮入
侍○己未入賀班製進箋文○三月壬戌朔製進 皇朝
陳慰進賀表 進香祭文○壬午差文科講經試官○四
月丁酉初七陪祭 宗廟辛丑無知義禁○壬子拜右參
贊○五月壬戌初二扈 駕迎丹 皇后詔辛未拜副提

學壬午陪祭于社壇禱雨甲申上劄請減知義禁因請頻御經筵從之

先生以館職兼禁府不佞上劄請減且論逆獄之後講遜久廢數月以來命令之發多不和平如以無據臆說斥大臣以蔑視責銓官以苟且修飾教臺諫皆非平日所望於聖明者想濼居燕閒之地所存所養或不能濼厚而然引接臣隣宜不可緩云云批曰省劄具悉嘉卿愛君之誠兼帶事當令該曹考例處置焉

丙戌引見入侍○六月壬寅^{十二}加正憲階○丙午入侍畫講○丁未詣春宮行相見禮○庚戌陪祭于霄壇禱雨○壬子引見入侍○癸丑上劄乞免不許

以昨日後至有嚴教故也批曰家在僻遠則趨未來詣勢所然也卿其安心勿辭

哭領相申公恠

有挽詞

七月癸亥^四上劄論邊事

劄略曰前後國書答之曰我為民父母既不能保庇於兵至之日及其懷戀鄉土舍命來歸又從而縛送之天理人情之所不忍為丹三往復丁寧懇惻而彼乃魚休益甚顯有脅迫之意今幸聖心堅定不動於利害之見而惟所答國書仍前不改今宜先斬李灤以正其中間擅諾誑敵誤我之罪改撰答書務令明白痛切安知

因此不少變其鷄音耶又曰臣歷觀前史乞和而灑耻者惟句踐一人而他無有焉其故何也嘗膽抱冰二十年如一日此箇堅苦心腸豈人人所能辦而苟且偷安日遠日忘乃恒人之大情也試以今日人心觀之上年海島之辱已盡忘之雖以 聖上奮發刻勵之志亦恐不如在莒之時此皆和字為祟也然彼若帖然無釁則我不可先自渝盟以取負約之名今既肆為不遜之語明言越境侵軼之意則其情可見不如乘此機會聲說是非明曲之在彼而曰與謝絕以內為自強之計不敢一毫有所恃以自懈乃為以亾為存之策何可一聽伸縮於彼而束手乞憐幸朝夕之不亾乎又曰臣昨見邊

臣馳啓有賊駐九連城以待開市冰合後即當東搶之語走回人所言不可盡信亦不可全然不信宜連綴此等狀啓另為奏文付送于冬至使之行而仍請申勅山海寧遠等處軍門使之詳細偵探伺其東出直擣巢穴則乃為 王師大捷之機而彼又形格勢禁不得肆意侵掠則我邦亦免屠劒之禍惟 聖明財處焉 批曰省劄具悉嘉卿憂國之忠劄陳之事當令廟堂議處焉 甲子八侍書講丁卯一會校正書傳 將進講故也

甲戌八侍書講戊寅 引見八侍○八月癸巳初五三告加由戊戌應 旨上劄論時事

劄略曰臣等竊觀殿下反正之初勵精圖治中外拭目而式至于今治效蔑如民風日偷國事日非若使當初勵精之志果出於誠實而無一毫之虛偽無一息之間斷則徵驗之見於外者豈至於此乎惟其發之於言者或非心之所存而施之於事者又不能盡如其言故表裏不同前後相違眞實無妄之道不能與天合德如此而望乎於人猶不可得况能乎於天乎嗚呼今日之事殿下猶以為不至於遽亾乎公私懸磬賑糶無策老弱轉乎溝壑壯者聚為盜賊不待外寇之來而巳有土崩之勢及今不為之所則後悔無及若然則議者所請內帑之藏蘆田海澤之入不啻輕若浮埃矣殿下

何不快決善處有若占候之為乎人君之職無大於安民而殿下六年憂勤尙未有按堵樂業之效憂愁困頓生意索然人謀不臧一至於此安得不見怒於愛民之天心乎殿下於一部中庸聽講已畢誠之名義固已曉然無疑矣程夫子之言曰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惟殿下惕念焉批曰省劄具悉濼嘉卿等愛君憂國之誠劄辭無非至論予敢不惕念而自勉哉

癸卯以殿講考官詣闕乙巳筮別試試官丙辰合坐都堂

以史官取才事

丁巳上劄乞解提學 不許

與大提學張維官資相礙故也劄見文集 批曰省劄
具悉卿懇自有前規卿勿辭之

九月丁卯叶上劄請退會盟祭

以 王侯愆和故也

庚午陪會盟祭丙子以 殿試讀卷官詣闕

取李曼等十四人

辛巳以 配位奠爵官先詣 國子監壬午謁 聖處讀

卷官

取閔光勳等五人

丙戌入侍書講○十月戊子朔入侍朝講丙申入侍書講

丁酉扈 駕觀武才于西郊癸卯承 命往江華致實錄

癸丑復 命

時 上方講書傳至暮三百璿璣王衡 巡臣欲進講

上曰姑闕之以待鄭某之歸云既講 上命先生造

璣衡以進

十一月戊午朔 召對入侍癸亥 召對入侍丁卯入常

叅班以冠賓赴五峯李公好閔戎己巳迎 勅以贊禮入

侍甲戌 世子朝講進讀庚辰 召對入侍○十二月辛

丑叶五以 殿講試官詣 闕戊申 召對入侍

史官日記云是時以日寒久停 經筵至是 上御景

德宮挹和堂 召對叅贊官鄭某進講書傳自帝曰龍

止惟時亮天功 上既讀一遍某進曰唐虞聖明之君
猶畏讒說之行後世人君能辨賢邪豈不難哉故大學
行義以爲能盡公明之道然後可以察人之賢邪不可
徒以察察爲事也 上曰徒明能可以察乎某曰歷代
之君不能明而好察故終不能辨若漢明唐德徒以察
爲明故終不能治其國矣故古人曰勿察察而明 上
曰能察似近於明然以察爲明則人不能容矣某又曰
出納者人君命令可則出不可則納故今者中朝之制
若命令當則下不當則封進云矣若宋之李沆君命有
所不當則曰臣沆以爲不可即便封還此君臣之間相
信故能然矣不然若後世君臣之不相得雖欲如此得

乎 上曰亮字何義某曰亮者君臣上下各治其任能
成其功之謂也人君必須以任人爲職不然國必凶矣
又曰共工驩兜之才雖曰能治水土而但有其才故終
不成績用也繇才高故試可乃已某又曰官職數遞之
弊爲害甚多數改則人不能安其職理其事矣 上曰
末俗之弊習已痼皆懷不安之心每爲厭避之計必是
巧避人言而然也某曰在昔平時則雖臺諫亦久於職
庶官亦不數遞豈如今數改乎且六曹官數遞易而下
吏則世任奸弄之弊固不能辨矣 上曰京外之吏有
異乎某曰邑吏則不敢仰視官員而京吏則與官員相
昵實有異也 上曰蠻夷猾夏寇姦究何謂也某曰

兵刑國之重任故必是通知矣某仍曰隆寒引接恐傷
玉體故政院援例不稟 經遜令則 出御溫室臣
等之意亦甚便穩矣近來之事多有可憂之端而備局
啓辭自 上雖有聽裁之事而文書出納之間恐未詳
盡莫如 親御訪問之為從容也如毛將牧馬田獵之
說雖是乘怒之言不必有動兵之舉而不如先備之為
愈也近日出入登州之狀其情極異必是 天朝無禁戢
之事故有此舉也 天朝尚不禁則况我國乎不幸而
彼若肆其凶謀竊發海島則何以處之莫如枚舉其狀
密奏 天朝似或為可而彼若知機必致含怒於我國
况海外藩臣難以得情而毛將多積寶貨交結於內則

其勢必不成矣前日文書往來之時人皆為慮厥後
天使之往來亦有可憂之事而終無所患然在我則宜
置防備以待之無妨不備則恐有難處之事矣 上曰
毛將之言類如是時戾固不足責慮有早晚貽患於我
國也某曰國家治兵自有古規預治舟師似或得宜矣
上曰彼必先叛 天朝乃侵我境似無先犯我國之
理某曰彼若舉兵則我國無可禦之勢矣 上曰於卿
意何以則可某曰小臣方略謀敵本無其才然預為儲
兵峙糧為他日防備之械則可矣彼又問江華距京遠
近厥情誠叵測矣某又曰前日金鑿龍骨大之來也尺
量平壤城而去今又尺量未知其凶謀也又如今者南

原人上變告云其人本多恃戾之事未知其真偽也

壬子哭芝峰李公

有祭文挽辭

丙辰 召對八侍

史官日記云 召對於挹和堂發贊官鄭某進講三載考績陟方乃死某曰舜即位之後命官之外更無所記可見人君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人又立考績之法蓋功不賞罪不罰則雖聖人亦不能治國矣明慎二字乃人君之大柄也後世賞罰不能明慎故無勸懲之方功然後賞故人有所勸罪不倖免故人有所懲至於後世則不能盡此道豈可治乎 上曰此言甚是某曰紀綱

弛則國不可為自 先王末年已有濫賞之弊至於曩時則不足陳官以賄得罪多倖免臣愚以為今亦賞濫而罰輕也賞濫則啓希望之門人君濫賞大有所害講畢某仍曰小臣屢陳悶迫之情極為惶恐犬馬之齒將至七十血氣已衰眼力漸昧書傳曾所慣讀之書而今不能解見多有誤讀處決難出入於講筵前達此意而聖上以日氣陰霾為教日雖陰霾若非老病之人豈至如此私竊悶焉 上曰房暗而然誤讀何傷

崇禎二年^{七年} 上先生年六十七歲○正月丁巳朔

八望 闕賀班問 安于 四殿辛酉詣 闕課春帖子

壬午 召對八侍○書崔大容杜倉約條後書奇高峰答

龜巖書後

并見文集

二月乙未昉 東宮朝講八侍仍八侍 引見已亥上劄

論宋匡裕事

時匡裕上變告尹雲衢等謀叛按之竟無實兩司論匡裕以反坐律 不允先生率同僚上劄略曰被告者既蒙疏釋則誣告者當伏反坐乃百王通行之大法萬口一辭之公論不然是法不信於民而因嫌誣告者將接踵而起民無所措手足 殿下何愛於目前之一凶人而忍日後無辜之受誣以死乎兩司之論執實為此慮而 聖批太嚴至有臣子不忍聞之語今日 朝廷孰

有為雲衢復讎之人而忍 下此教不審 聖人曾次有何留滯不平之心而發之於言語者輾轉至此乎又入對極言之 上遂從兩司言中外快之

辛丑以 殿講試官詣 闕上劄論邊事

時邊臣馳啓言毛文龍有東搶意 朝廷將遣李景縵為解勞計先生上劄陳六不可劄見文集

丁未八侍書講癸丑八侍書講○三月丁巳朔白虹貫日已未率同僚上劄請修省

劄辭見文集 批曰省劄具悉濬用嘉尚劄中所獻兢畏二字約而盡矣予敢不書紳服膺以副卿等之至誠哉但遇災修省之道宜在於改過遷善卿等須盡言不

諱以補予不逮

庚申入侍朝講壬戌受由南歸祭墓林黃告廟改題○四

月丁酉叶十二西行壬寅抵懷德歷訪崇賢書院戊申還

朝呈告東宮遣官來問疾

說書李尚馨承令來問

閏四月三告加由上劄辭不許

劄辭見文集批曰予以寡昧賴卿輔導時或懲窒卿

去未久予心茅塞及到今日尤見其功也此時論患之

長非卿不可宜勿控辭

甲子初九八侍晝講庚午東宮朝講入侍辛未承東

朝令寫進九思九容障子壬申八侍晝講丁丑八侍晝講

已卯引見八侍○五月庚子叶十六八侍晝講丙午拜大

憲丁未患右手不仁之症上劄乞遞不許命內醫來

看病

劄辭見文集答曰省劄具悉予甚慮念卿其勿辭調

理察職

再劄不許三劄許遞癸丑拜右叅贊兼同知經筵

○七月乙酉叶十二以浴椒受由丁亥引見八侍戊子拜禮

曹判書甲午八侍朝講上劄乞解職歸浴不許乙未辭

朝宿漢上戊戌宿清心樓驪州辛丑宿寒碧樓清州壬寅歷

見龜潭陽州宿鳳樓亭甲辰踰竹嶺宿紹修書院丙午到榮

川椒井三浴移調浮石寺○八月上狀乞遞不許辛酉

到家上疏乞致仕

疏略曰聖人之言曰邦有道穀耻也又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臣雖無狀亦非全然無耻之人中宵仰屋內省自愧者非日月矣矧今年齡愈邁疾病愈深精神耗脫既無以方物發慮肢節痿廢又無以陳力就列周任所謂不能者止乃森然法度之語也先王之制人臣致仕以七十為節蓋以筋力之可及者期之也今臣犬馬之齒六十有七而筋力之不可及則已不啻古人懸車之年矣臣在令夏五六月間一病經旬萬事灰心惟恐一朝溘然使世之持清議者操筆而評之曰某也竊位明時無所敵為而懷祿不去竟死於旅邸云則

一生講禮九泉蒙羞寧不寃哉此心耿耿至今猶在此臣之所以周年惜景撫枕悲吟思欲納祿深居畢命於松楸之下也臣聞聖王之使臣也以禮而不為拘迫君子之愛人也以德而不以姑息伏願 聖明使臣得以禮進義退自免於鍾鳴漏盡夜行不息之譏則使之以禮愛之以德無大於此事關治道不特為微臣之幸而已也嗚呼生逢 堯舜便欲求訣豈臣夙昔之心而命不身謀事與心違愚衷悃悃言不能盡臨紙涕零精爽飛越 批曰卿久在經幄啓沃功多予嘗嘉歎今辭至此心甚缺然矣卿所帶本職既已遞改勿生退休之志速為上來以副予意

九月拜吏曹判書被 召○十月上 䟽辭 不許

䟽略曰臣疾病深痼無路趨 召昧死封章懇祈遽免

出柩片片赤心而 聖明方且視為遊辭偽讓直以好

爵縻之此豈 聖明平日推誠體下之道而古人所謂

辭小取大以退媒進者不幸而至臣之前矣噫世雖有

甚無耻之人寧有昨日以禮部陳病乞退而今日得天

官復卽抗顏者乎云云 批曰除拜此任實在辭䟽未

到之前卿勿以為嫌須速上來俾無久曠之弊

再䟽辭 不許

䟽略曰古之君子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臣雖愚懵自

揣甚孰何敢不量而冒入以 上誤 聖恩中誤 國

事下誤臣身乎知舊之責臣者皆云 君召不趨堅坐

三辭得無涉於偃蹇而不恭乎噫此誠然矣然人臣之

所以事君者一進一退惟義是視不可但以聞 命奔

走為恭也先正臣李滉之言可進而進者進為恭不可

進而不進者不進為恭可之所在卽恭之所在旨哉言

乎臣今日之義彷徨而不敢進者正所以為恭也 批

曰卿固合此任須勿更辭速為上來以副予望

十一月承 命西行庚子兼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

學丁未入城 肅拜上劄并辭兩職 不許

劄略曰人物權衡文章司命國之重任二者為最政使

其難其慎必得其人各責所長猶懼不堪而一朝總而

委之於昏憤拙陋之人此猶負僬僥以九鼎而益之以黃鍾迫之令起而不憂其覆壓撞碎縱僬僥死無惜獨如鐘鼎何嗚呼其危矣伏願 聖明曲察愚臣瀝血之懇非出於備數例讓收回 成命改授可堪之人則愚臣之幸即國家之幸也 批曰大提學之任卿實合宜 須勿控辭

再劄 不許○十二月辛亥朔呈告有 溫諭○壬子進政廳

先生既累辭不得 命不獲已供仕則務以恢張公道裁抑僥倖廣收人才調劑士論仰答 聖明知遇之恩而先生已病矣欲退不得居常鬱抑不聊先生有一表

第一妹婿求官甚功終不為之地人或以為言先生謝曰吾豈不思但兩人皆不堪任使不敢以私情所在而輕 朝廷爵祿耳蒼石每歎此等處至公無私人不可及云

乙丑詣 闕課春帖乙亥詣 闕課迎梓詩丙子大政丁丑大政戊寅製進梁景鴻等伏誅 教書

庚 崇禎三年八年上 先生年六十八歲○正月辛巳朔親行望 闕禮入班癸卯入侍書講○二月丙寅賦兼知春秋辛酉差監試試官

作文諭諸生略曰國家設科之制以四書疑五經義取生員者蓋以經術養士也壬辰兵亂以後廢書不讀為

京外士子之痼弊常時將四書五經束之高閣不會致力講明故及到場屋茫然不知所以措辭下語不得已而竊取他人之作以為僥倖之計竊取之不足則公然傳寫一人作之百人傳之每場作者不過六七十人而舉場無拖白之人有司又不得已而就其中以足其額數嗚呼此豈設科取士之本意耶諸生亦必有深憂而痛歎者矣有司方欲痛革此習今但無論主客雷同者則盡行抹去無論工拙自作者則擇而取之額數不滿則取之於經義平時亦有以經義為主篇而見取者諸生有能通經義者以義為主篇又不須雙頭破題求合舊樣但將題意討論敷釋有如論體亦佳切勿因循弊習

隨波逐浪但患業之不精毋患有司之不明甚善甚善自是多以經義取士而文體亦丕變矣

庚午無知

經筵○三月甲申

初四日

差文科會試試官○

四月庚戌朔以冠賓赴左台戒

卽金公塗

壬子八侍書講丙寅榜會子忠勳府仍餞蒼石李公有序文

訪桐溪鄭公○戊辰八侍書講庚子引見八侍乙亥詣

闕課端午帖戊寅上劄論邊事

時檄島亂劉興治殺其主將陳繼盛朝廷將遣李曙

鄭忠信等討之先生上劄言不可略曰當初羣議皆以

為此賊必舉軍投虜背叛 天朝其終又將挾虜勢以
令於我惟有仗義興師為 天朝討叛逆置存於度
外耳引對之際大計立定既而聞之則非徒渠不投虜
且以應虜搆誣繼盛上聞 朝廷彼其擅行戕殺肆為
誣罔之罪固不容誅而與虜連謀之狀時未著明在我
亦姑無受辱危迫之機於此而置存於度外為僥倖
萬一之計或幾於輕杜稷矣今者賊使之來不如因此
罷兵而明言於渠曰始聞汝等無故戕殺主將舉國咸
憤方議興師問罪今聞汝言則繼盛既以眾怒而敗汝
等又請命於 朝廷是於 天朝猶不為叛逆之臣故
特為罷兵云則名正義直言順事實可以警彼之膽而

感彼之心云云時 聖筭堅定至有動撓軍情者論以
重律之 教而先生實未及聞知劄上 留中問政院
曰鄭某未見判下而陳劄否政院以實對
五月丁亥以三告加由上劄自劾乞罷 不許再劄 不
許

劄辭見文集 批曰得見判下公事在在陳劄之後則
似無所失宜勿控辭

戊戌 引見八侍庚子八侍書講○六月己巳卅一謁
聖廟庚子大政辛未大政 東宮下酒餼壬申呈告丙子
承 命改撰 穆陵誌文以進

時將有遷奉之舉以前誌不錄璿派故 命改撰

七月庚辰三日告加由辛巳上劄自劾乞罷 不許
劄見文集大政時有齋即誤擬之事 批曰無心之失
人所難免宜勿固辭速出行公

命招出仕承 命製進副元帥鄭忠信遺劄與治罷兵帖

見文集時 廷議以此文措語為難先生操筆立就

上稱善

乙酉呈告 命調理出仕上劄乞遞 不許再劄 不許

劄略曰今日 國家之勢岌岌如累卵而所恃以為元
氣者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作好作惡各以其意天下之
事合則強分則弱此必然之理勢也率是以往將見日
就浸散終至於淪胥而後已豈不大可憂哉政使開誠

心布公道不立私黨人所信服者秉其臧否之權責之
以銓叙流品保合大和猶恐人心不似我心做時不似
說時或難在實協無間以濟于艱危况臣駑劣無能最
出輩流之下而又是數十年來名目中人雖欲仰體
聖心同人于野人誰肯相信况其病衰昏耗日甚一日
一有動作庶病百出其不能小効涓埃報答 知遇之
恩臣雖不明自知甚審如是而貪戀 榮光遲回不退
則其與決性命之情以號富貴者相去幾何而 聖明
亦安用如此陋夫為哉 批曰省劄具悉卿懇宜勿固
辭從速出仕

壬辰承 召詣政廳癸巳 命招出兩題下湖堂科次其

製甲午上劄論 君德

時有二宮奚因曲逕以進李公命俊疏中及之備局面
啓大忤 聖旨 上辭氣極厲至今查出言根直啓
媒妁舉朝遑遑景象不佳先生乃上劄略曰此事微細
本不足以煩 殿下之厲聲而前後聖教愈往愈嚴至
有臣子所不忍聞者此雖在下不能無失而 殿下之
所以應之者則恐不當如此之太峻也宮省事禁非外
人所得知者若其本無是事而街巷傳聞之誤則 聖
明平氣而答之曰無是事矣萬一有之則聖人以下安
得無過惟改之爲貴 聖明惕念而答之曰當卽改矣
若是則 聖人膏次都無一事光明灑落寬廣和平而

上下之間情意流通都俞吁咈氣像可見於今日矣惜
乎 聖明之學校中和極功猶有所未至情之未發既
不能無所偏倚而失其中其發也又不能無所乖戾而
失其和恐無以立天下之大本而行天下之達道也至
於近日之怒則又不止於發不中節而已辭氣之間殆
有怒髮衝冠之色以此而施於下賤尚猶不可而況於
三司乎而況於大臣乎張息叔匹士也而詬詈僕夫程
先生責之曰何不動心忍性今以 千乘之君酬應大
臣而可用如此聲色乎伏願 殿下虛心於觀理應物
之際用力於難制易發之地使忿戾之氣雲銷霧捲則
回息頃日之事必有不勝其悔者矣凡前日 命令之

發枚念氣如查出言根直啓媒妁參酌舉行等事法司
政院該曹之所不敢遵奉者明白 下教悉令停止快
示悔謝之意則日月之更萬目皆仰愁慘之狀變為和
樂 君德之幸無大於此矣 批曰省劄具悉嘉卿愛
君之誠劄中所陳查覈之事當勉副卿意焉省是上
怒遂解人皆相慶傳誦其劄

甲辰 引見八侍○八月三告加由上疏乞免 不許
時有城門榜書三告不得請不獲已上疏陳情略曰噉
蹠之辱至微死生之事甚大然而終不肯受者誠以耻
之於人大矣無則非人故也何敢曰已無是事人言何
恤而醜然於士夫之列乎若然則臣與其人殆無以別

矣 聖明亦安用如此無耻者為哉伏願 聖慈察此
苦意亟賜鑄斥 批曰究人之事不足介意匿名之劄
不必啓達勿辭速出行公以杜後弊

上劄乞遞文衡 不許再劄 不許

疏略曰臣今齒髮益衰精神益耗且自哭子悲傷之後
目常腫爛不能開卷讀數行書已五六年矣古人之為
文以多積而薄發為能天下安有不耕而獲者乎以此
神息消落語意拙澁尋常作知舊間書尺把筆沉吟索
然而不應况望其修治辭命以應對 天朝交好隣邦
不至於敗事乎臣雖不自知則審決不敢代大匠斲
以血其指云云 批曰卿文章過人氣力未甚衰老宜

勿控辭

壬申叶五 八侍書講○甲戌差別試初試試官○九月以
加土呈告

時又有金吾門謫書設意巧慘先生遂決歸志告入六

日始 命給由

庚寅叶四 合坐都堂

與僚官取才玉堂錄事

十月庚申叶五以 殿講試官詣 闕乙丑八侍書講○

十一月丙子朔製進 穆陵遷奉挽詞已卯開 穆陵玄

宮入班變服總陳慰于 四殿丙戌 親祭 穆陵曉祇

送昏祇迎戊子詣 穆陵入進香班哭臨于靈幄殿庚寅

入聖哭班壬辰上劄請權停賀至聖 闕禮

時方遷 穆陵梓宮出在幄殿而啓殯吉辰適與賀至

相值禮官 啓以自 上聖哭訖旋服吉行賀先生以

為一日之內哀樂并行實為未安乃上劄略曰國事不

幸今有遷 陵之舉 先王梓宮出在幄殿以初喪言

之則為方在殯宮而露次變禮比之 大內常節尤為

慘痛乃於此時一遵平昔常例以賀慶為名而盛服行

事則禮之不稱情莫甚於此而吉凶相龍表乃古人所禁

一日之內哀樂并行寧有是理伏乞裁自 聖衷或下

詢廟堂而用其中不勝幸甚 批曰省劄具悉卿意劄

辭當議處焉議大臣權停

癸巳 聖吳啓殯八班丙申八班再聖吳釋總

曉閉 玄宮未時虞故也

丁酉辭 朝取道於川訪李完平相國

先生此行實無再來意欲與李相相訣也

到稷山上狀乞遞 許之○十二月授知樞○甲寅日還

家

辛未 崇禎四年九年上先生年六十九歲○二月上疏乞

遞文衡 不許

疏略曰臣駑姿驥粟蚊力山任常恐 罷過而災負重

而踣臨淵集木八年一心至於銓柄文衡一時荐加則

心悖膽慄之極愈無所措躬矣幸賴 聖德如天使得

從容退閒自免在罪戾狼狽之歸臣誠感激不知死所

惟是文衡重任尚在肩上念臣前後歷敷訥非不可堪

之地而其中尤不近似者此職為最况今頽齡日邁真

氣日耗以此氣力生八脩門瞻依 耿光自知難必况

望其陳力就列從事於筆研詞翰之間乎懇乞 聖慈

曲垂憐察將臣兼帶大提學特與遞改此外 經筵職

名及 世子左副賓客一併鐫去使得安心屏伏收召

魂魄以延歲月之命則天地生成之恩何可量也

再疏 許之

疏見文集 下該曹 許遞

三月拜大司憲上狀辭 許之患脚弱証行步甚艱○四

月上疏請勿追崇不報

時上用勳宰議將追崇元宗召諸大臣詢之皆以為不可上欲遣使直請天朝百僚廷爭不能得先生以為大禮所係雖在病退中義不可不言乃上疏極諫略曰追崇所生躋之祖廟夫人知其不可矣况以殿下明睿好禮寧有不知之理特為誠孝所蔽而不自知其過耳夫誠孝豈非懿德而失其則則為過則者理而已矣孟孫問孝聖人答之曰無違無違者生死祭不背在理之謂也臣未知殿下此舉果能不背在理而合於禮乎儀禮子夏傳曰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稱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稱諸侯據此

則大院君不得稱先王殿下不得稱先王而特以殿下有撥亂反正之功上承大統為宗廟主彼謂大院君非私親而殿下為適孫當立云者其無據甚矣禮曰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親親也尊尊義也人情常患在以恩掩義故春秋傳曰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今殿下之於親親固為篤至第未知無害於尊尊否乎以臣愚見殿下之恩幾在掩義矣同於已者則許之以識禮寵之以愛君若將加諸膝異於已者則斥之以臣子不忍聞之語若將墜諸淵而不恤也率是以行則將見阿諛順旨者日進而莊士儻言無由而至殿下之前矣豈不危哉臣嘗見聖教若曰漢唐

以下人主賢於予者亦皆為之予何為獨不然臣為
殿下惜此言之駟不及舌也諸葛武侯所謂安自菲薄
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者不幸而近之矣孟子之言
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
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是故立心之本當以盡者
為法而不當以不盡者為準今殿下以上智之資躬
聖賢之學而乃於奉親之事不求合于義理當然之極
而以後世中主之事自畫此政所謂將第一件事讓與
別人不惟平日立心不當如此竊恐所以致孝於大院
君者亦未得為盡道也云云疏入 留中不下領相吳
公讀此疏語人曰儒臣告君之語當如是為之歎賞不

已

六月聞虜賊入寇力疾赴難行到報恩疾甚不得赴上疏
陳情昇歸

疏略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臣雖無狀亦知斯義臣於
本月十三日聞金虜猝至都下洵駭雖知積病危困之
極萬無得達之路而寸寸前進直以道斃為期登程九
朝暮始到報恩地則真元漸盡氣息奄奄僵仆路傍更
難自力予子孱生更無報 恩之地有臣如臣不如死
之久矣瞻望 宸極涕血交零不知所言○自是病勢
彌留藥餌無効

八月 東朝下札問疾賜藥物及食物

前後凡數十次

十月東朝遣宮官來問疾

文學沈演承令來問

上遣醫來看病○閏十一月拜左叅贊上狀辭不許○
與宋浚吉講朱書

時先生精神昏錯已甚至於子弟名字押署字畫皆忘
之然於禮記朱書等書舉輒成誦數行俱下先生之於
學可謂天得

辛甫崇禎五年十年上先生年七十歲○正月上疏乞致仕
不許

疏略曰臣少而讀禮老而無成但知七十致事為禮經

之全文人臣之盛節而知進不知退為大易之深戒顧
其蒲柳易衰稀年難到則常恐一朝溘然死於尸竊之
中以為清朝之羞此心耿耿日夕不念今幸賴天之
靈得至謝事之齡矣古人以老不致事比之於鍾鳴漏
盡夜行不息甚言其貪戀冥行當止而不止也若此者
臣之所大耻而聖明亦不當以此期待於臣隣也臣
之出身事主今四十有七年矣雖其志慮淺短知識蒙
昧不足以圖事立功而進息盡忠退息補過之誠則純
然赤心實未嘗一日暫離於黼座之傍今臣自此辭矣
昂首層霄霄雲入望臨紙涕零不知所言批曰省卿
疏章予心缺然此非先朝舊臣辭退之時卿須體予

至意調理上來更勿為如此之言

二月移卜梅湖

寓墨谷族人家

三月上疏乞解本職及兼帶 許之

疏略曰臣之病勢危篤已到十分地頭蓋其引年乞退實出於悶迫祈懇之血誠而前日伏奉 聖旨敦諭不許至有調理上來之 教是則 聖明以臣為遊辭偽讓也臣本伉拙未嘗為矯飾之事乃於七十垂盡之年學為睚眦前却之態以釣能讓之名則神明必殛之矣今臣之所大悶不聊者 聖明既不許臣致身而職名尚在身上其進退無據至此而甚矣懇乞 聖慈亟遽

臣職名俾得安心待盡云云

八月 授知樞上疏陳情

時 仁惠王后昇遐葬有期先生以病未赴哭上疏陳情

九月拜大司憲上狀辭 許之

癸酉 稟禎六年十一月 先生年七十一歲○正月戊申十日 病革

語澁痰作氣息奄奄若將垂盡而謂夫人曰男子不絕在婦人之手婦人不絕在男子之手夫人對曰嘗聞之熟矣先生喜顧侍者曰婦人識文字亦有好時且曰送我必以禮門人有言古人臨終有遺表者亦有遺書者

先生欲應已不能言十餘日後証勢稍歇

六月丙寅初六日前証復作

自此不能語專不省事

丁丑十七日夜時終于墨谷寓舍子時卒襲

是日大風雨

戊寅小斂已卯大斂

東朝又下札問疾賜藥材食物未至而先生已卒訃聞

上輟朝賜賻如例 東朝舉哀別賜賻將舉哀禮官

啓以賓客來不應舉哀 上教曰此人有盡心教誨之

功雖無前例舉哀何妨遂 命行之

七月辛亥二日命贈左贊成○八月己巳十日告 贈職

焚黃改書銘旌壬午兼文學具鳳瑞以 東朝今來致祭

令曰鄭賓客平生嗜禮願官官往毋失禮且 令者葬

而來

癸未禮曹佐卽李稠依例來致祭甲申葬于咸昌縣檢湖

之西西坐卯向之原

始先生卜新兆葬二胤占其上一穴以屬意至是遂用

之遠近儒士會葬者四百餘人

乙亥崇禎八年冬配享于本州道南書院

補遺

按譜中有未及采錄者當日者且有道院榭亭以後事實故并為僭補如左

甲辰十月上答西厓柳先生論朱書書

柳先生以節要付之因與書曰此中有無限光風霽月

但世之讀者未免先向蠶絲牛毛上尋討頭緒而失却
天高海濶底曾次卽今中原論議累老先生者正坐讀
不善耳先生復之曰節要謹已拜留今世讀此書不善
者何限敬誦來教令人悵然第以先向蠶絲牛毛上尋
討頭緒為病則末學不能無惑焉顏子見夫子所立之
卓爾由博文約禮上做起今欲識老先生天高海濶底
曾次恐所謂蠶絲牛毛者不可不先尋討而遽厭棄之
區區竊謂易先以但然後語意明白更乞有以反復教
之千萬柳先生又答曰人患不能蠶絲牛毛耳苟能之
海濶天高在其中非別樣事示諭易先為但甚當但中
庸言尊德性而道問學不曰道問學而尊德性畢竟向

聖歸宿處不可不思耳○又嘗曰 中朝叅將胡澤督
使本國許欵倭賊之議寄答先生曰天理人欲同行異
情如使在我復讎雪耻之誠堅定在內而待時以發則
雖如句踐之所為不害為與時消息而吾之所以自信
者自可對越神明而無愧不然而欲出於偷生釋怨之
計則雖日談復讎終歸於無實只此一念而天人之分
判矣每見來諭輒令疲懦增氣不知今日羣心又復如
何也○蒼石先生跋西厓集與先生書下曰嘗見先生
往復愚谷書其論難義理有非他人所得聞者而當愚
谷无妄被逮之日盡歸散失今之所存才什之一可勝
惜哉

丙午○作金省克墓銘

金公以文學有時望不幸遽沒柳先生慟之令求壙文
於先生

夏與蒼石講討山莊

時先生新構書室杜門靜居溫繹經傳有日暮道遠之
憂而李先生亦方家食來為旬月留止之計先以一絕
贈之曰願卷年來得力深靈襟不受一塵侵潭邊鱉桂
高如許邨及超然物外心先生和之曰當時只要入山
深離索邨禁鬢雪侵三夜對床成晤語碧潭晴月證同
心曰與講論心經而罷西厓先生聞而亦有詩曰林下
光陰惜已闌心期不在利名間寒泉舊事今能續只恨

同人會面難○後蒼石以屏詩示之先生與書曰其中
操心一篇有不能無疑者朱子所謂不容毫釐差處請
悉之以求正焉操存省察雖同是心地上工夫時分不
可混故中庸首章故君子二段朱子獨分作二截其意
極精而先儒止水中間一點動處之譬亦儘明白至於
克治之云則又是審幾後下手着力之事今所謂發在
形氣利心纔動已私攻克等語皆是省察克治工夫似
不屬操心事蓋此處工夫極細故著語極難有曰戒慎
恐懼不須說太重又曰不是着力把持只是操一操便
在這裏又曰要在腔子裏只是存慮未萌知覺不昧
處略綽提惺不令昏放耳未說到人心道心天理人欲

分界處也第念老兄用力於此等文字不為不精而日用間亦必有體驗之功今於貽燕之文必不胡說抑鄙見未透妄生分別耶制念篇末句藥山語固好常念明道先生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此一語為制念之要法恐未可舍此第一等說話而求之於彼更以此語修改如何

書稟班柎位於鄭寒岡

時先生方立廟而一龕內有前配位及公第位柎入相礙之端故別紙就質而答書引朱子說有曰妻先公別廟第公死后亦別廟須各以一室為之不可雜也此與家禮班柎條不同却可疑然妻與弟不可同柎一室之

意則又更分明

丁未上元日陪叔父察訪公及鄉老燕集于存愛堂

時鄉達尊有主簿宋公縣監金公縣監尹公而察訪公亦耆矣命是集曰白首會先生執子弟之禮侍坐終日以詩祝賀遂為歲例

壬子○答安東士友書

時花府士林欲以鶴峯先生及權松巖并享於青城鄉杜書稟位次先生答謂山林高蹈豈論官爵者固是第未知鶴峯之於松巖年紀相後幾何平日相從以前輩尊之而不敢抗禮耶若雖有少長之差而不至於等行相截則 王朝官爵亦不可遽絀而廢之蓋齒爵均為

達尊故鄉飲酒禮位遵於尊東老老貴貴之禮並行而
不相奪今當以二賢齒爵之相懸互為參酌務求安於
二賢之心而合於一鄉之議甚善又謂鶴峯既祀於臨
河則似不必重設朱子祠在徽州者六在建寧者四在
漳汀者各二此則或在州學或在縣學或在書院故不
妨重建今既以鄉社為名則與此事體有不同此雖盛
問之所不及而既蒙不遺故不敢不悉布耳士林遂遵
先生議只祀松巖於青城

甲寅四月撰屏山書院柳先生奉安文

戊午○撰臨川書院鶴峯金先生奉安文
以臨河鄉社改為院時

己未○撰冲齋權忠定公神道碑文

庚申春答三書院諸士友書

舊祀退陶李先生於廬阜尊道祠而時花府士論奉移
西厓位版於屏山奉移鶴峯位版於臨川以為卜日合
享之舉而使兩生賚書條稟先生答謂配享固重施之
於兩先生則恐無過重之疑然全無差別果似未安當
依南康濂溪祠配兩程式書西厓先生柳公鶴峯先生
金公尤似停當如何坐次只依文廟豈容他說但四聖
之坐當初皆在東壁為一行後因殿宇不能大間架遂
分坐東西今奉兩先生作一行于東壁未知如何然分
坐亦穩坐次先後非後學所敢妄論但當依兩先生平

日相處如何而為之序次為得况年不及肩隨而位在絕席恐無異議矣

答金沙西來禮問文書壁勝卷

并見文集

辛酉○撰鶴峯先生神道碑文

癸亥○書辨李芝峯採薪錄

詳見文集

丙寅七月撰柳先生謚狀

先生嘗答蒼石書曰形容盛德不比他人銘誌一字不可輕易鄙意吾輩未必便死惟於未死之前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庶幾或有進益無忝為老先生門人然後從

而發明之乃為實語至是始撰

丁卯○撰南溪書院柳先生奉安文

己巳三月撰屏山復設祭文

始移柩廬院也縣中諸賢不欲撤屏山祠宇先生以合享為重貽書縷縷至是遠近士林據建寧故事而復設之

書答月澗懼塞錄

月澗先生編朱書要語最切於身心者名曰懼塞錄以求正先生答其書曰老兄精力有以及此感歎無已前日鄙論蓋欲涵泳於全書益知其味之無窮然衰境精神易為疲倦西厓先生所謂中流失舫一壺千金者政

自切當耳

與張谿谷維辨厓老戊戌事

時張公撰白沙論狀而錄戊戌間事微有失實處先生與書略曰丁癸辨誣行厓老未即自請正以危機交急之日身當百責之萃而柳濤以憚行激主怒至若甲午和議出於石尚書成於宋經略非我國之所自由而彼乃以此攻西厓竊料台見必不以其時攻和者為正論故索言及此

辛未○撰盧蘇齋從享五賢廟及元位告由文

追補

庚子

顯宗大
王元年

賜謚文肅公

乙巳八月吏曹正即呂聖齊奉命宣謚于昌寧縣衙

時咨議公為縣宰

丙辰

肅宗大
王二年

入享于開寧德林書院

以佔畢齋新堂及先生并享而是年春儒生上達五月宣額而致祭

癸酉○道南儒生上疏陳請改謚文莊公

道德博聞曰文履正志和曰莊

丁丑十一月入享于慶山孤山書院

退陶先生及先生舊嘗杖屨於此故士林慕其遺芬以元配位同日奉安

丙戌○村享于大邱研經書院

舊祀退陶先生而以寒岡配享至是以先生配享

巳酉正宗大 王十三年上命進文集

時六世嗣孫宗曾以金吾卽被引見上屢稱先生德業因有是命以原集別集及年譜等冊進呈

丙辰九月上遣官致祭于家廟

時上眷注金吾公克紹家學之美擢置其端因曠感於先生親製文以侑之

丁卯純祖大 王七年門人後裔為設修契所於愚伏山中

始先生在時大諫洪公鎬倡般巖結茅之議先生以書止之至健陵辛亥門人後裔黃景幹等各出財力合謀拮据遂於是年春建立此所蓋為本院計也

甲申純祖大 王二十四年八享于江陵退谷書院

先生守江陵時以禮學為治至誠教導習俗丕變文風大振人皆感服思慕不已遂建祠而俎豆之

乙未憲宗大 王元年十月二十二日丁丑奉安位版于愚山書院

卽先生本院也以六世孫宗曾配享

癸未今 王二十年十一月士論峻發上疏請升庶

批曰省疏具悉疏辭果出於尊賢重道之義而朝家新施卽重其禮也

再疏批曰朝家之重其禮而新施亦尊賢之意也

三疏批曰已有前批更待後日公議

右先祖年譜原本卽同春堂宋文正公所撰次而編在於文正公別集中矣 肅廟壬戌特命賜下芸閣活字印行文正公全書而先祖年譜俱登 乙覽後文正公本孫以梓板重刊文正公文集於尚州豐巖書院也以別集所載愚老年譜一大卷卷帙浩穰恐爲繁重故分送梓板于愚伏堂使別爲刊行其說詳見於櫟泉宋文元公所定凡例第五條可按而知也 文正公手筆正本則我諮議府君謹受而藏于家傳至我立齋府君適當 正考己酉尚賢右文之會命大臣使以先祖原集別集及狀譜碑表誌諸文字登上而年譜則立齋府君一依文正公正本手寫進

御粵八年丙辰 正考親撰文侑祭于先祖廟特著拜 苑歸來遺篇在刀之句 大聖人垂蓋哀褒曠絕今古自有所於戲不忘者耶茲於今繡棗之役原本則不敢一字增刪務在慎重其事至若篇末補遺十四條則已經吾嶺諸賢採撫商訂無毫髮未盡原本中今補兩條則一出於後學宗仰之誠而亦嘗徃復河上公議無異辭故竊取前輩定論中用舊文以刻別爲標識之意敢略述顛末使後之覽者庶有以攷信云爾

屠維大淵獻仲夏之上澣不肖胄孫通政大夫前行承政院同副承旨兼 經筵叅贊官春秋館修

愚伏先生別集卷之七
撰官宜默盥手敬書

愚伏先生別集卷之七

愚伏先生別集卷之八

附錄

言行錄

先生長身廣顙神采爽澈目光炯如飛鏡語聲宏如撞
鍾卓乎山立而不可犯淵乎海涵而不可窮不立崖異
以為高不隨俗以自貶寬而毅和而莊正而不迂謙謙
然若無所有而英華自發溢於面背暢於四肢鋤谷李
公錄○按公諱元圭字器哉興陽人蒼石文簡公竣之
次子早受業於先生之門天資穎悟文章夙成嘗赴漢
試先生適知貢舉見一策浩汗特異擢置第一及坼號
乃公也先生寄書蒼石曰二卽文章久知長進亦不料

至此老兄當讓一頭地後以大對登第性剛直寡諧官不遂止左通禮有文集

嘗從舉子入大庭望見先生在上前端拱玉立絕出百僚聚觀者數千人争相指之曰此鄭學士也鋤錄先生英邁絕倫而涵養充厚不為厓異絕俗之行以取世俗名譽平居嚴恭謙遜望其容色聽其言教則放心邪氣不復萌乎曾中守溪康公錄○按公諱喬年字萬獻信川人舟川惟善之傍孫弱冠始讀書治舉業一歲中兩占司馬又擢大科被藝文館檢閱選雅性不在宦達早遊先生門下論議甚正識見甚高篤孝友律身以禮與人交不苟日必夙興梳髮誦庸學未嘗廢病中作

慎終箴不幸短命

先祖每讀史至忠臣義士事未嘗不三復流涕余嘗受學史略至范滂就獄其母訣曰汝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公嗚咽不忍讀無忝齋公閒居雜記○公諱道應字鳳輝先生之孫篤志力行克承家學舉遺逸官侍講院諮議有遺集及所編閒居雜記昭代粹語昭代名臣行蹟等冊

先祖寢疾一日夜月色如晝遂整襟端坐詠古詩三篇一曰琴到無絃聽者稀古今惟有一鍾期幾回擬鼓陽春曲月滿虛堂下指遲一曰罷釣歸來不繫船江村月落正堪眠縱然一夜風吹去只在蘆花淺水邊一曰耕

牛無宿草倉鼠有餘糧萬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再三
諷誦音韻洪亮閒居雜記

崔淑生言一日先生自公退愀然不樂者久之時月色
甚明先生謂淑生曰汝歌乎先生和之至三而止云守
錄

先祖平生不喜卜筮嘗題下書曰占能知禱福不能為
禱福禱福有前定先知果何益我有最奇占占於人事
知禱福閒居雜記

死生禱與福富貴貧與賤已定力難求已定謀難免都
付造物兒在我當自勉又得譽且莫喜得毀且莫怒如
何人是非鮮不隨好惡我身我自謹何關人知否○先

生嘗用俗語做兩歌詞其知命樂道省身治己之意溢
於言表於初學立脚定跟尤為親切雖不學野人聞其
言而識其趣足以起向善之心矣先生之意不可泯沒
故替用文字吟為拙句其言僅傳而其味則晦矣守錄

○已上述資品志趣

先生嘗舉孟子居天下之廣居一節反覆三四曰每讀
之令人曾次快活首一句是存心次一句是立身次一
句是處事守錄

孟子聞文王作興諺解連讀康南溪文嘗問先生曰作
屬上絕句與屬下絕句似是先生亦以為然後朝京師
有一童子挾孟子而過招至前抽其章令讀之果分屬

上下先生甚奇之東還語人曰吾東方讀書句讀尚如此况義理精微處又可言哉鋤錄

丁卯秋先祖在愚谷族人某受書傳至暮三百註公口授一過訖仍自背誦不錯一字謂族人曰昔年所讀曰汝記起汝之益我多矣璣衡之制亦歷歷指教曰書雲監渾天儀亦多誤舛吾欲私造以示後生而未果也

壬申冬寢疾已久一日族人某閱名臣言行錄有誤讀處公卽扶起坐莊誦一傳少無遺失并閒居雜記

先生嘗見寒岡先生時寒岡方手寫家禮而校之先生問曰喪禮小斂前設奠具括髮麻此具字屬奠下讀屬括上讀寒岡曰原本屬括上只得依此讀先生曰不然

小斂下又有乃奠一節則此設奠乃預具之辭非設奠也若將具字屬括上所謂設奠云者却無意義愚意前是預設奠具及括髮麻節次云耳然則必是誤書而承訛襲謬至此耳寒岡瞿然起取架上冊子再三照勘歎曰公能看得破至此令人歎服卽就其手本正之近日唐本鄉本之行於世者具字皆屬括上而惟寒岡手本屬奠絕句以先生之言也鋤錄

先生嘗曰喪家遇變處多而處之甚難如父在喪中而死則斂襲之具不可純用吉亦不可純用凶此退溪先生答禹景善之問甚難之終曰寘吉服於右寘凶服於左若示死者以卒喪則卽就吉者然此固甚善後學不

敢輕議然反覆思之亦終有未安處今姑勿論左右而此服一置則更無釋去之日其於孝子之心安乎向有人遇此而問者答以歛襲純用吉服而置凶服於几遂終餘月後焚之錄

問家禮奔喪條變服何以為之先生曰用四脚巾覆頂易服以行然則無被髮一節乎曰然然則世俗奔喪者被髮非禮歟曰然蓋被髮始於秦漢而變其形耳禮奔喪者入門詣柩前再拜哭乃就東方袒括髮如小歛儀明日後日朝夕哭猶袒括髮及至四日而乃成服則禮之有序如此今日固不可行然又豈可不謹其序而徑先被髮乎錄○已上述經禮講辨

先生疾病每見其手足齊歛無或參差至衣衾亦必整飭毋得撥開雖革時亦然守錄

嘗訪易東院端坐讀白鹿洞規一過而出守錄

先祖謙虛卑遜不以師道自居未嘗聚徒講學有請教者則必諄諄啓迪柳修巖從遊門下嘗上書稱先生先祖答書曰平日書尺每用門下字心知未安而不敢請改今此面簽處之以不敢當之號令人縮瑟欲走避而不得此後乞勿用此字只書官稱乃為真相愛也其後又書曰書面之稱只心中大不安何可論他人所處如何耶朱子辭夫子字退溪辭先生字皆發於至情非故為謙讓也况後學空空無實而據其名為已有則與僭

竊者何以異耶閒居雜記

先生深潛韜晦謙讓不居以是唯覲德者心醉而未見顏色者知之未悉後必有讀其書而知其學者其迹而察其心者矣

蒼石先生嘗謂予久在經筵其講論陳說無非人所不能言者而既不出語又不記其義後嘉猷至論泯沒無傳豈不可惜先生曰身後皆閒事何必自為也

當壬子逮繫中使告其所見於榻前曰瓶無斗粟室中惟有一段弊席庭中置穀一斛蓋方稱貸於人而未及入藏也

先生於外物一不經心厩常無馬有時乏日用紙至於借用人家而不以為意

余嘗往拜松麓先生方食盤中只有蕨湯木芽葱菜及乾魚一器而已食撤先生謂曰昔八內山飯蔬羹菜其甘如蜜人謂余能喫惡食今老不能矣古人不飽之言經歷方知矣并守錄○已上述律已謙讓儉約

正朝夙興冠帶行參禮于祠宇還于正寢與人行相拜禮受子婦拜禮婢僕亦令齊謁遺事

先祖生辰在於九月小望故每以是日行稱祀而其祝辭今以季秋成物之始之下添入一句云適此劬勞生育之辰感時以下皆用家禮祝辭

先祖凡持服之時祠廟晨謁以服帶行之雖總亦然暮

服未葬前廢仲月正祭朔望祭亦於葬後行之又七夕不行祭謁重陽則行之

先祖嘗言時俗致隆於俗節上墓之祭而四時正祭或廢不行甚失聖人制禮之意也乃依朱子家禮東萊宗法止於寒食及十月上丁展掃封塋其餘節日則并就祠堂薦以時食

丁巳年間告由家廟而始廢逐節上墓之禮行四時正祭二月則上丁日五月則端午日八月則秋夕日十一月則冬至日而若右日有故則以中下丁日行之并閒居雜記○已上述居家奉先

蒼石先生嘗曰愚伏文章本於倫理雖片言隻字不可

棄也守錄

先祖有愚巖說蒼石批曰抑揚頓挫與愚溪說相上下閒居雜記○按丁酉原集刊布後館閣諸公欽仰文章選雋於原集中編為四冊名之曰荷渠擬英別為印行爭相傳讀荷渠即先生少號也

先祖少時筆法適勁研精得東晉遺意中年乃韜鋒斂鐔端方縝密而偏旁點畫無不精解未嘗胡寫俗字嘗承命寫進九思九容上稱以有德者心畫

平生不以善書自居未嘗為人寫屏簇雖家人亦未見留意所寫之帖也并閒居雜記○已上述文章筆法

西厓先生嘗以詩寄先生曰解道吾心是宇宙何人能

了去來今雲歸碧落都無著水到滄溟儘自波風月欲
迷周老室我洋重八伯牙琴知君久抱男兒志切莫尋
常枉寸陰又曰鄭君憐我老無癡嗜好寧嫌與俗違道
契累聽山水引情濶多寄短長詩清冰貯月壺含彩古
鏡懸秋玉斂輝歲晚漸生淨海計可能從我共幽期又
次退溪先生韻以寄曰聖言千萬只明誠黃卷尋來感
我情靜處著功無著眼此間無臭又無聲山林自昔離
塵遠風月從今盡意清試向靈臺勤點化莫教容易負
平生

先生嘗與蒼石先生在愚伏山庄講習西庄先生以詩
寄曰林下光陰惜已闌心期不在利名間寒泉舊事今

能續却恨同人會面難并守錄

先祖嚴正沉靜不安交遊獨以蒼石先生許以為知己
其在家講學必相與剖析其在朝論奏必相與商確至
或識見少異必講磨辨難以一其歸而亦未嘗雷同苟
合也

先祖與月澗蒼石兩先生志同道合終始無間每間數
日必命駕往來磨礱道義商確古今輒畱念返嘗曰吾
與兩君卽異姓兄弟也故蒼石有詩云并世而生異姓
兄并間居雜記

先公嘗曰愚伏吾之師也且兄弟之間而惟姓異耳立
朝四十餘年凡出一言行一事蓋未嘗不同而惟論廢

東宮獄一事微不同耳 鋤錄

癸酉春先生病亟元圭往謁先生忍疾起坐若有所思
曰論語文字爾能誦說麼元圭不省妄以子病子路使
門人為臣對先生搖首少頃先生舉盞者三友損者三
友語曰吾與令監為道義交從州角至白首吾今已矣
曰吾於令監雖不為益者亦不為損者仍歔歎息者
久之 鋤錄

先祖少時入塲屋見一人方寫試紙同坐生誤觸墨筒
盡濃紙乃徐徐卷紙略不動色先祖異之詢其姓名乃
吳公億齡也與之為平生交 閒居雜記

鰲城當永昌獄起為羣小所攻出郭外待譴時議涵涵

人莫敢顧時先祖在江陵以一絕寄意云萬事悠悠摠
不期丹心只恃聖明知天涯歲暮無消息獨遡西風淚
兩垂又問遺不絕鰲城作詩以謝其詩云退以耕於野
歸歟舍則藏行藏九節杖契分一匡床 慈老虞翻棄憂
讒屈子傷平生鄭景任書蹟問荒涼

丙辰冬先祖出獄南歸歷訪鰲城于蘆原村舍鰲城廢
處已四年矣鰲城贈一絕云拍拍鴻雁網翩翩鳥出籠
過逢是遠別驚倒兩衰翁 丙辰冬先祖
祖聞訃哭之又倡同志專价致賻并閒居雜記

白沙北謫時或問卽今國事如此又有北憂大監家事
托誰而去也公悽然答曰吾有二友一則已死一則在

遠未及相別云蓋指漢陰與愚伏也出野史西郭雜錄
乙卯年間獄事繼起楯焰日熾都下喧言將廢慈殿
完平李公直啓所聞先事規諫光海大怒竄公洪川人
皆脅息莫敢存問先祖與一鄉士友書以相問物以相
饋公謝帖云前年救寒令又救之遠致兩馱之米感佩
高義無言可謝聞此來人馬皆令家之所送令公有何
筋力手足而乃救人於遠地哉

申公浚好禮篤學先祖愛重之丁酉年給事中徐觀瀾
以查勘東征到京欲見東宮上命擇華語曉解者以
從公時為副學大臣舉之上曰浚也拙公曰真所謂
知臣莫如君也遂以拙名其齋先祖為撰拙齋銘

先祖大為沈一松所敬一松嘗有書云山林日長學問
功深不勝景慕之私如僕朝夕死匹之人雖欲減年數
折輩行親執弟子之禮於舉比之下亦不可得言之奈
何僕雖昏耄之甚安敢為情外之說以調戲令左右也
先祖與父庵柳川兄弟兩公為道義交戊午年間柳川
遺書先祖請述父庵墓碣其書略曰令兄辱與不肖相
知最親且父其與公兄亦嘗累有對床講劇之事矣其
與交誼亦不讓於古人所稱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之謂
矣不肖之為匹兄求一言捨左右何以哉且匹兄學問
之暇有所論著環顧一世非左右未有可以指其醇疵
論其是非者區區以此尤欲得左右顯詩之以備墓道

之刻

先祖與柳川公自少時相契莫逆逮其為國舅則縱不能追從如舊而若其相敬之心亦未嘗少替先祖遺柳川書云生於台慈以舊義言之雖逐日相見猶未足以慰其愛慕之情而三年之間就拜門辱者不過八九遭而已蓋欲深避嫌疑而亦見門庭寂然全不似國舅家酬酢之際無一言及時事私竊歎服此等云云固可付之悠悠而乃以相告者欲台監益慎於應接之間免得闕通外內之謫卓然終不失正人君子之名耳

直提學趙公正立於壬子年間見國事日非遂告病退居于交河地以毋夫人在京故時或入城而杜門掃却

不與人接時先祖以同樞數月在朝日夕從遊坊磨道義翌年為直提學不拜命而卒先祖極其痛惜以詩哭之

先祖守達城時與樂齋徐公相從最親每簿領之暇訪公於仙查山中講論道學亶亶不厭公亦浚服先祖德義及其罷歸從一境所願撰去思碑文

參議李公潤雨溫雅恬靜學篤行純先祖與之友善嘗和陶詩寄懷有云芝蘭諒同氣鸞鶴奈異棲命駕欲往從川塗脩且泥援琴寫幽思宮商苦不諧誰能翰我腋千里去不迷并聞居雜記○已上述師友從遊

壬子夏先祖被逮繫獄未久宥還九月叙拜同樞為謝

恩命黽勉趨朝時主昏日甚國事日非公棲遲散秩
無可敵為常欲退歸有詩云極知歸去好緣底尚遲遲
任踈庵叔英知公意寄一絕云已覺新春物色稠莫愁
歸計負沙鷗沙鷗亦解先生意正欲忘機不自由卽癸
丑初春也三月求外授江陵閒居雜記

癸丑冬昏朝議廢母后諫者相繼竄逐時先祖廢處
已久杜門靜居不談時事是冬有益梅二絕曰楮枲烟
熏一室春竹青梅白自精神山童慎莫輕開戶戶外號食
風解砭人朔風掀天萬竅鳴窓間玉佩綴踈英柴扉盡
日無人到卧聽橋頭折木聲蓋寓意也閒居雜記

光海戊午姜弘立以都元帥領兵赴浚河與天兵合擊

建州虜兵敗降虜仁廟丁卯弘立句引虜兵而來以
復舊君為辭蓋疑癸亥反正或失吊伐之義也及至境
上始知仁廟以聖德中興奉大妃復位而鄭愚伏
金沙溪張旅軒皆稟登朝端驚曰此三人必不以非道
事君其意大沮勸虜解兵身歸本國丁卯虜兵專為脅
和和成便退未必不由於弘立之勸令解兵而賢士之
進退係國家輕重如此出野史東平聞見

一日余往拜則先生獨坐覽余所上次歸去來辭良久
先生改容指示其文曰甚荷相愛但君以程朱之事責
無似無似豈是望程朱者君子雖自重獨不自量乎余
自二十四歲出身事主以常調官自處受國誤恩今四

十五年矣豈敢為偃蹇之態於君父之前乎出處語默自有其宜仍舉生逢堯舜君未忍便求訣之句曰此杜甫之作也愀然久之守錄

丁卯秋先生在愚伏堂余兄弟往謁先生喜曰一脚出山門今尋遂初賦山青水綠林木茂羨天之餉我甚厚若得今年不出便與君輩一番溫理舊茶元圭等請曰三冬豈可蹉過時 聖意傾鄉先生甚切 召旨頻煩先生不得已承 命還朝

甲子先生家居以弟文圭稟曰先生今日之退甚快人意先生喟然久之曰直是自家無煞濶手段若其不度已之能否而有所知未嘗不言有所言未嘗不盡區區

寸心蓋已無餘矣并鈎錄

丁卯六月虜兵數千來屯鐵山朝議危懼先生聞之即告家廟啓程蒼石先生貽書引李伯紀臨危求去之事謂當時宋室危急不啻一髮而伯紀猶且在位求退先儒許其進退之正此奴年年虛鳴自為常事已退之臣不可輕進先生亦是其議而以退在未安遂發行蒼石先生亦偕行至三山聞賊退蒼石先生即日乃復先生以疾留數日陳疏昇疾而還守錄

先祖當昏朝末屑跡丘園不談時事亦不作入京書故李五峯嘗寄書云憑審今起居無他撓雖無一字書亦可想對床舊顏采為之昏眸似豁也黃生會南安否今

年亦無書蓋善學令者沈一松書云先生親舊之入洛者必來訪老拙而只有口報之語此豈非片札不到京城之微意也韓久庵書云固知令兄不欲以書札往來城陌然於故人亦何吝數字叙情耶吾恐其太執也申拙齋書云古書有云仕于朝者以苞苴及門為著官外者以尺書入城為耻之語淡得士子守身之義嘗以為名言矣今兄與我之際兩無此嫌而一向不聞問如遐棄朕曷勝瞻悵蓋先祖於諸公文誼素厚其在平時未嘗不叙寒暄道情素而及其致昏退遜之時則不喜通書故諸公之言如此於諸公尚然况其他乎閒居雜記辛酉年間奸臣李爾瞻朴弘道等爭權傾軋弘道棄爾

瞻出價闕西嗾三司論爾瞻之罪爾瞻幾至于敗於是江左士子通文列邑亦欲疏斥爾瞻吾州儒生稟議去就先祖以為諸君欲為第一義則不可不赴

第一義即指論爾瞻廢

母后之罪也

但欲略舉其罪失以附弘

道之論則是豈草野之公議乎於是吾州儒生不赴疏會答其通文略曰爾瞻之稔惡非一日矣國之不公於其手蓋亦幸矣而寂寥草野清議僅有一尹善道而止則固已為士氣之深著矣顧今祖宗默佑國祿靈長四聰開悟照水之犀方燃三司并發觸邪之芻齊奮彼其手脚盡露腰膂將絕公論之行於朝廷可謂盛矣草野之士似不當側足其間以架屋下之屋也蓋爾瞻之

惡一也而發之於萬口皆指之日則為不容己之直氣
論之於今日則不過為雷同之贅言所謂中無定體隨
時而在云云即先祖為儒生休也時有以休裙為言沈
一松寄先祖書云嶺外疏儒他邑自有商山自無亦非
恠底事而要津論議以令監之尼止為浚德而道內多
士之評或不無譏誚云兩皆可笑然寧為此而受污不
可為彼而免謫也人心日去國事日非此時正論有伺
寸益於世道也宜乎令兄之曉諭勿行也此遜之同人
所以止先賢已具之章也閒居雜記○已上述出處語
默之節

先生每進講百僚動容司諫權公濤退謂人曰鄭學士

真待講一等人吾不識程朱又是何等講官吾今日只
見鄭學士耳

丙寅 啓運宮來議者以元宗於 宣廟為子而今
上以孫而承祖統非如漢唐之君以傍支而入繼者今
於 啓運宮之來凡儀文服制當從三年論議紛紜先
生引經據義以爭之率同僚逐日論 啓或至達夜不
輟手劄口喻酬應不窮聽者傾心洪翼寧出語人曰吾
常知愚伏淺耳他若無平日博約之工安能造次做出
許多事葉先生聞之笑曰吾豈稽古者只是近因此大
禮始從這裏去搜文獵故以備一時酬酢之資耳翼寧
聞之曰此語愈好并錄

愚伏於 仁祖朝秩至正二品特命仍任玉堂長官晉
講經史啓沃弘多 仁祖不能忘後有 遜臣請官先
賢某某後者上從之仍令吏曹判書進前曰予之得免
大過鄭某之助實多鄭某子孫亦為收用先君入侍親
聞 天語云出野史東平聞見
先公嘗曰愚伏於 經席之上告君論事援引經傳出
入義理詳而不煩簡而不迫其出之雖無窮而其言謂
然惻怛所以能曲盡人情而感發 天聽至其所論著
疏劄等語紆餘宛轉懇惻明白而其中如戊申疏一篇
尤卓絕奇偉百世之下想見其人曾次為如何真可敬
而仰也

先生以賓客進講 書遜容色甚嚴一日侍者於東
宮所坐設重席先生命撤重席示與賓客坐席無別東
宮動容 并鋤錄

丙寅年間先祖為賓客一日入侍 書遜臨講偶有內
官過前 世子目視內官心不在書公正色而前曰邸
下不可如此老臣當聞于上矣 東宮慚謝不已公
果 啓達自上治內官之罪 中殿亦致責於東
宮閒居雜記

東宮嘗受書有惰容左右回顧先生進曰老臣職在輔
導不可令 邸下有此戲慢 邸下若不聽臣臣不得
不聞于 上東宮自是聽受克謹學問日就先生之力

也鋤錄

一日東宮受學八內之際容止少違先生引中官責之曰東宮年幼如金在鎔朝夕規箴汝輩亦不得辭其責矣東宮益敬之守錄○已上述仕學陳誠

戊戌年間先生為南帥當流離飢饉民失常性而猶以得罪於先生為耻守錄

庚子春先生守寧海土俗善鬪狼相告訐書儕輩過惡乘夜投之於庭者相繼先生曰此必有以致之遂嚴勅僕隸得輒付火若無見者未數月其事遂絕李都事涵語人曰吾邑匿名書之弊其來已久而莫或矯正自此伯之菴不復有聞不圖君子德化之入人如此其易也

石錄

江陵舊俗婚娶不避同姓先生之為守也為文以諭立防以禁江民至今遵守云守錄

先祖守江陵以禮學為治至誠教道人皆感服習俗丕變文風亦振其被逮也士子各出米布來問于獄中間

居雜記

已酉年間先生奉命朝天舊例使臣八班以玄盤領從事先生呈文禮部請依會典朝服八班禮部從之先生平生未嘗以毫髮事干於人人不敢以一毫非義及之雖在窮阨之中求望伸理至於人情難斷處亦惟一視其事之義與否而已不姑順其情而強為之也媿

兄子京嘗有冤痛事將訴於方伯會方伯來候先生於
立庭訟冤覲助一語而先生終無一言方伯退或人以
問先生曰渠事本理直聽者必察何待吾言設藉吾言
而得理何快於心乎

時先生戚姪有登第者承文院官員日來稟務人謂先
生有一言則某當選入槐院矣先生不可曰立身伊始
豈可求知且自有人望我何所干終不一言

一日余待坐松麓適有他客有莫暹者跪請以告憫先
生曰對客姑退客去招問何事其人云俺壻被抄軍額
逃去已久而哨官侵責不已以此不能自安來告矣先
生從容諭之曰民皆逃去則軍務何汝壻頗有根著云

必不遠逃汝可開諭還入以供軍役勿生他計其人唯
唯而出曰吾固知如此矣

丁卯之變朝廷以先生及旅軒為本道左右號召使
先生辭朝未及到旅軒悉起士子之為義兵者急赴
戰場先生至曰驅縫掖八矢石無益於事有其名而無
其實不忍為也遂令各出義糧以助軍餉

在昔申靈川潛知此州以興學為政黨置書塾有功學
宮且有遺愛父老有享祀之議金沙西在慶州致書先
生叩以此事先生亦以為可而非其時答之時靈川
外孫李溟為南帥先生之意蓋欲待李之歸而從容為
之也

先生自全州罷歸一日滌庭前舊井侍者借銅器於里人里人恐破不肯借侍者請罪之先生笑曰吾家且無而渠家有之惜之宜矣何罪之有并守錄○已上述臨政處事

先生之應事接人一出於誠信惻怛未嘗有一毫修飾之意守錄

先生聞人小善必樂道而獎成之雖尋常言語閒酬酢皆不出藝倫之外守錄

先生克勤細物每與賤庶之奴僕語不以爾汝慢辭稱賤庶曰貴賤雖殊奴主之分則一也對其僕而賤其主不可也

先生見人來借書問者則誠心喜形至或手自搜索無間親踈惟內賜帙則不假人矣

余嘗願得禮記則抽出唐本一帙曰此吾所愛玩頃宋甥求見此書以他帙見付今則無他帙故以此見假若能熟讀知好則雖盡弊吾不惜也古人有新若手未觸之語千萬以此為戒須勤讀以至編絕深所望也

有人借觀綱目數十冊為鼠所破傷其人令子弟歸納且告其由先生徐曰已破奈何字無損耶更不復問與人酬酢良久拜辭先生微哂謂之曰歸復爾兄物當一弊况字尚完全不足念但能常常繕讀鼠豈來食必不然而致有此瘼以不勤讀書為可憎耳

余嘗與人為禮過揖不及拜先生教曰禮不可苟當揖則揖當拜則拜安有半上落下之禮乎對曰彼之於我年稍長揖則未安拜則不必故如是耳先生曰人之行事其心自覺未安處此道心發見之微天理流行之實既知未安則須從此一邊做去天理可復矣

余問曰禮人不答反其敬此聖人之訓而向者喬年見一人下馬則其人略而過之於心未忘先生問曰一人為誰曰某也先生曰爾不讀論語乎恭而無禮則勞恭近於禮遠耻辱此語如何看下馬甚重爾先自辱矣行曰聖人每以過不及為均失中而易則曰行過乎恭此意當深體也并守錄○已上述待人接物

壬子先生被逮至陽智暫憇有人躡余衣而言曰主倅邀見余即往見則嗟歎再三曰善人亦不免橫罹之禍世變可勝言哉昨自京還聞被逮者多納銀蒙放今日之事非此則萬無得伸之理其意蓋欲使之聞也余還告所聞先生方梳握髮顧謂早不聞死生有命士君子死則死矣惡可以曲逕求免乎勿復妄傳黔溪曹公錄○按公諱希仁字汝善昌寧人順齋友仁之弟官司藝識行無備其事先生也當壬子逮繫楯將不測公衝難護行備嘗艱險其遇變服勤如此則處常而盡分可知也鄉人士景慕而俎豆之

先生於蒼皇顛沛死生路頭硬著脚跟處變從容奇極

沓至而少無動其心鼎鑊當前而曾不易所守自被逮
至蒙放凡過十餘日而終始怡然其所寢食盥櫛無異
常時不見有些少驚撓底辭氣片辭短札無非出於任
天安命之至義尤有所警發人處而從者怵楮旋卽付
丙泯沒而無傳默錄

壬子之獄侍者欲請保放子杺以見 上怒緊歎如何

先生在獄中止之曰楮福天也豈敢陰揣君上之意耶

守錄○已上述處患亂

雅性泊如於世間竒麗之物一無所好其平日所寓興
者惟泉石之勝晚就愚伏山中臨溪縛數間屋讀書意
倦則相狎水石之畔樂而忘返

守江陵時簿領之暇則携邑中佳士遊覽山海之勝風
詠而歸蕭然有出塵之想閒居雜記

先生在洛息仙遊洞泉石之勝嘗有詠曰供職旬餘五
引嫌涓埃無補髮絲添無端忽憶仙遊洞枕石何時漱
玉簾 守錄○已上述樂山水

先生嘗曰退溪先生是東方朱子東方之學至退溪而
始集成嘗觀退溪言行錄錄史梁允成為禮安宰欲邀
見退溪辭甚倨侍者咸怪怒退溪遣子謝不往終不言
於人此是大賢氣象與衆賢自別處嗟歎久之鈿錄

蘇齋嘗作詩曰愆者人之性退溪譏之家君謂初學孟
子者皆知之豈以蘇齋之精博而有不及此退溪先生

所譏只是論其文字之病耳作說而明之伯父慮不知者誤認以異於退溪為言今勿出示人元圭以是稟之先生曰然豈以蘇齋之學而不識性其必有所以矣若至以異於退溪慮有人言則不然丘陵可踰也仲尼日月也不可踰也雖有好議論者孰不知退溪之不可踰乎今監所論不過發明蘇老耳示人何妨

侍者嘗問西厓先生人品如何曰何敢妄論要之先生人品灑落如冰壺秋月又曰如精金美玉

嘗謂學者曰爾不及見西厓先生乎對曰未也先生曰學者未見先生大是恨事古人有曰覲德心醉此真是善觀聖賢處見西厓便覺心醉因曰吾常以不及見退

溪為恨爾也亦有此恨因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此是形容聖人不可以混施之然西厓却有此氣像

五先生皆出於嶺遂建祠于洛以五先生享之所以有道南之號而西厓先生所定也後西厓八享之議起先生曰西厓先生列於五賢固無愧矣只以有退溪而西厓是門人故不敢耳遂以配定井鋤錄

丙辰年間有以寒岡戊申乙卯全息二疏就問者先生曰戊申則寒岡為憲長昔桃應問於孟子曰舉陶為士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今之憲長即古之士師也若準之以皋陶之法揆之以孟子之言則

臨海所被罪名在所當執乎在所當捨乎乙卯則寒岡
既非治獄之官凡所以輔君德者宜無不至况全恩人
君之盛德而將順其美匡救其失者人臣之大義也為
重臣者豈不欲其君之盡善而無使為後世秉筆者之
所訾議也哉曰古今得無異乎曰世有先後理無古今
曰寒岡不知其不可乎曰此則未可知也但寒岡出處
與他人自別此亦出於山野樸直之所為雖曰有過亦
可卽此而知其仁矣○先生於癸亥甲子為玉堂長官
初遭廢世子桎穴地將迺之變再遭仁城及諸王子出
於適黨之招皆立異於兩司斷義之請至被勳寧直斥
醜詆萬端而不變不挫戊辰逆獄之時則先生為都憲

因事累辭不得請龜勉出仕而仁城君珙又出賊招雖
不知其罪之可殺與否而既為秉法之官則他非所敢
計也當百官廷請之日豈不知全恩之為盛德而將順
之為忠愛也哉然而士師為職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
之父為尊則况於王子乎殺人之罪猶不可捨則况名
為逆賊者乎王法既不可廢則惟當盡其在我而已是
以先生亦不立異於大諫金公尚憲等斷義之請而及
其鞫畢勘勳自是故事而先生乃上疏乞免其處事之
明白痛快雖謂之百世以後而不惑可也然必待傳後
文字委曲纖悉然後可無未盡窺見先生行狀中於戊
辰逆變之初拜都憲一節略而不詳錄使後之欲知先

生事蹟者無所攷據余故不得不錄此因并錄其所聞於先生者云此是先生精義妙用隨時得中之權度大
致故并附見於先生平日所論之下以明君子之道物
我一理古今一致云爾○石門鄭公錄○按公諱榮邦
字仁輔東萊人舉進士忠信好學志行醇慤事所後母
以孝聞友兄弟睦族姻處鄉黨油如也晚卜寧海之臨
川有石門巖池之勝列植花卉左右圖書嘯詠自適嘗
受學於先生先生愛重之家事多委公經紀焉

先祖嘗曰文章節行沙西固不及蒼石器量才局蒼石
亦當讓沙西人以為知言閒居雜記

先生亟稱鄭時晦燁為人曰一日諸宰同會有一宰曰

金玲托病不仕其罪當斬鄭正色曰令公何出此言士
各有志當今之時設有一人遂志者何害於義乎又曰
光海雖失德至此舉朝是臣事之君遜出之時哭送于
路左於義當矣滿坐色動非此人正直不敢出此言矣
守錄○已上述論人物

先生見人列坐跪膝不齊則必令齊正冠服不正則必
令整頓守錄

壬戌吾兄弟從受朱書于栗里後數年先生曰讀朱書
幾年不至間斷否亦且漸看義理否元圭對曰近為科
業所累皆曰朱文不合程式故掇讀久矣先生不應久
之曰真是自誤而誤人之甚也讀聖賢之書而豈以計

較得失為心况讀書而皆為我有則無所往而不可爾
言甚不是 鋤錄

壬申夏余往拜先生問曰近作何業對曰披閱大學衍
義補作閒工夫幾失兩箇月先生曰有志經綸者不可
不觀余對曰非志經綸做科業先生哂之仍舉呂與叔
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殆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
只輸顏氏得心齊之詩反復數過

又誦蔡西山數間茅屋環流水布被藜羹暖餘不向
利中生計較肯於名上著工夫窓前野馬間來往天際
浮雲自卷舒窮達始知皆有命不妨隨分老樵漁之詩
曰此詩說出閒中無窮趣味每誦此不覺會襟灑然願

身親履之而今不可得矣

景式 別坐公字 每以無子為言先生曰不孝有三無后
為大然莫非天也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須大著
心會

一日謂余曰汝與某相親否此人頗於利欲上不能脫
灑云果爾則義利之分乃人之立心生死路頭取友者
亦當謹之

先生嘗曰人言其子勝父則父喜其弟勝兄則兄惡傷
風敗俗莫甚於此言兄弟之間豈有物我之心乎并守
錄

先生族妹羨而賢為士人鄭滄妻鄭待之甚薄先生心

非之一日先生在宴所坐客以次獻觴鄭亦在席奉觴而進先生不悅曰爾之廢倫甚矣爾亦餉我酒耶鄭謝曰先生有教敢不改行先生欣然曰果爾爾之福也遂進其酌後鄭終不改又嘗來謁先生不見鋤錄

先生寢疾在墨庄有以不悌得名者來問疾先生隱几而卧不與言石錄

士人權輶以工詩名放蕩不檢竟坐詩榻被逮先生嘗問之曰詩不過適情而止何至作此無益語自觸榻機權泣曰公言是矣然自古賢人君子之憂時悶俗者豈不知此而如以經言之至於閨中之隱君上之過惡顯譏而直斥之者居十之四五而當時未聞有罪聖人又

取以著之經然則吾之罪至於死耶先生為之惻然後又聞權譏晦齋退溪曰百世流名兩賢廟九原含慟一王孫又譏西厓廟堂兼抱雲林意只等山城不守邊之句先生卽艱然曰其浮躁險薄至此足以取榻鋤錄

先生聞人論州縣得失則曰吾平生不願聞此等語矣守錄

侍者私語曰金掌令自洛來傳宮中有帛書之變其家當滅族云時先生疾甚聞之感然曰國家殺戮何等重事而輕易發口耶况聖上之意固難測度寧有是也仍誦夢天空濶月成輪蜀魄聲聲似訴人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含口過殘春吟哦三四帛書後竟無事

守錄○已上述教人警誡

先祖教子弟諄諄以義理譬曉之未嘗以捶楚課督而至於遜悌之方未嘗不申申焉先祖在江陵日先公讀書于書院有府吏偶至院下受教而歸先祖聞之寄書曰聞下吏頃至其處云招之耶自往耶若招致則甚非子弟之道慎勿復為甲子年叔父公書中偶及時事先祖答云朝家事豈汝童子所知而書中有云云此伏波所謂寧死不願聞者戒之戒之其所以訓誨者有如此故先公兄弟自幼時謙遜謹默在衙未嘗營造冤用呵責吏隸在家未嘗浪說時政得失守令賢否人莫不以賢子弟稱之閒居雜記

一日小孫在外令婢子曰招得仁來先生聞之進小孫教曰得仁與汝等耳豈宜對下人斥其名而命之招乎尋常辭氣不當有一毫傲慢也守錄

余嘗侍坐有參考續綱目事披閱之際小孫自外至引頸入看先生謂曰汝解見否雖解見不當與長者并坐參看守錄○已上述家訓

先生寢疾首尾三載而無一語及家事及疾革謂家人曰送我必以禮問所欲言曰自上遣醫問病東殿賜以藥物前後沓至天恩同極此生何日更有報答之路耶因哽咽不成聲石錄

先生之易簣也月澗蒼石沙西修巖李仲明鄭慶輔及

州之士子皆會旣襲卒事忽大風暴雨禾穀盡偃樹木
摧拔俄頃之間溪流漲溢環十里內如此人皆異之或
有不聞訃而知其喪者守錄○已上述考終

愚伏先生別集卷之八

